通鑑集要

五

73
合 7
3

通鑑集要

林厚穗校點

五上

卷五上
起後漢照烈帝
訖宋文帝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二函 一七三
四架
三號
一三冊

費詩諫稱尊號

費詩左遷

以諸葛亮爲丞相

漢得天下得正

昭烈名正言順

通鑑集要卷之五

葦城思白董其昌重校

浙餘姚諸爕理齋編輯　雲間眉公陳繼儒參閱

日本　林厚德校點

後漢紀　附魏吳二僭國

昭烈皇帝（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曹丕簒漢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在位三年崩）

章武元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于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臣請王稱尊號費詩卽諫曰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因左遷之至是始卽帝位于武擔之南立子禪爲皇太子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尹起莘曰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丕旣簒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

天下萬世正論
司馬氏未知去取之義
費詩之言忠正
紹昭烈于高光
正閏各得其所
昭烈與光武晉元先後一轍
立宗廟袷祭
昭烈深得萃渙之義
帝自將伐孫權
關張萬人敵

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胡致堂曰司馬氏抑昭烈不得紹漢統未知去取之義也○費詩之言忠且正何紹昭烈于高光也劉友益曰大書章武何紹昭烈于高光也魏簒立吳割據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舍此安歸綱目揭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矣綱目曰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其與光武即位于鄗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

立宗廟袷祭高皇帝以下（發明昭烈深得萃渙之義）○帝恥關羽之沒自將伐孫權命車騎將軍張飛自閬州率兵來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張達范彊殺飛

陳壽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帝率軍擊孫權權稱臣于魏魏受吳降遣邢貞拜權爲吳

關張爲世虎臣
關張有國士風
邢貞奉策
江東將相非久下人
聰明仁智雄畧之主
趙咨稱吳之美
吳王志存經畧

王貞至吳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尺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趙咨入謝魏魏主丕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丕問其狀對曰納魯肅于凡品是其聰拔呂蒙于行陳是其明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于陛下是其畧丕曰吳王學乎咨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經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

車載斗量
帝王之學
與書生異
陸遜敗漢
兵
諸葛亮法
正好尚不
同
亮每奇正
智術
孝直制主
東行
孔明追思
法正
呑呉孔明
遺恨
賈詡言呉
蜀之勢何
如

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林氏曰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漢高不知詩書而所行舉合仁義宋太祖未嘗留意六藝而言行莫不暗合詩書斯可謂帝王之學也

二年帝伐吳連營七百餘里吳陸遜用火攻大破之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孝直法正字）

胡致堂曰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既爲吳所禽若不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朕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持敵逾半年卒爲晩生新進所困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呑吳爲孔明遺恨諒哉

魏主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

建本者先
德化
劉備有雄
才
諸葛亮善
治國
孫權識虛
實
陸遜見兵
勢
孔明受顧
命
君才十倍
曹丕
賢德可以
服人
分香賣履
蔓草長松
此言皆可
師法
先主有高
祖風

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先德化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也丕不納軍竟無功○帝病篤命丞相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爲詔勅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與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于永安

胡致堂曰曹操名在英雄之列至其病亡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勅禪數語此言皆可師法評曰先主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舉國托孤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古今盛軌

棄敝蹻而
獲珠玉
徐元直處
茲不惑
元直十反
孔明求十
反之益

四子始終
好合
始終不疑
直言
武侯自校
簿書
爲治有體

太子禪卽位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皆決于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亮語羣下曰夫參署者（參署長貳官）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徐元直之十反董幼宰之勤渠則亮亦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徐元直勤見啓誨董幼宰每言則盡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始終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

丙陳達位
分之體

亮以一身
任天下之
重
楊顒未知
孔明
此詩字字
有意
子美知孔
明之心
孔明百世
師
萬世相天
下之法
鄧芝修好
于吳
諸葛亮一

夫故丙吉憂牛喘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涕三日（吳草廬曰亮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得自暇自逸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曰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庶乎知孔明之心吳臨川曰武侯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亮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之法矣）

遣尚書鄧芝修好于吳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大王乃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豪傑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

時豪傑

用兵攻心爲上

七縱七禽

南人不復反

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

爲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吳遂絶魏。專與漢連和。

後皇帝（名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晉武帝遣將入寇。帝出降。晉封爲安樂公。以太始七年薨。）

建興三年。丞相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至南中。斬雍闓。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平四郡。

（胡氏曰。南中之師。此孔明受遺輔政第一舉也。蓋昭烈初崩。主幼國疑。彼雍闓孟獲乃於益州境内爲此不軌。若稍加寛宥。則用兵之始。何以警其餘而圖其后乎。故七縱七禽。非特示威於一孟獲也。而其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威爲之兆矣。）

平南中用其渠帥

孔明三不易之說何如

長江天限南北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先漢所以興隆

帝平南中。用其渠帥。或諫之。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兵則無所食。一不易也。留外人而無兵。又成禍患。二不易也。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終亮之世。夷不復反。○魏主丕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四年。魏主丕殂。太子叡立。○華歆爲魏太尉。讓位于管寧。不許。徵爲光祿大夫。寧復不至。○五年。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其畧曰。夫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痛恨于桓靈也。臣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
忠益莫大于進人
姚掾博雅
孔明一代之英
孔明遠謀弘議
孔明有文王之小心
孔明盛德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屯于沔北、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于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

（胡致堂曰、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弘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愼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可謂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而孔明事之、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乎、）

六年、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夏侯楙都督關中、怯而無謀、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危計、不用、

孔明不用魏延危計
孔明節制之師
馬謖違亮節制
馬謖街亭之敗
孔明引咎責躬
孔明深加器異
馬謖言過其實
馬謖用違其才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
先主超世之見
孔明失于

（胡致堂曰、魏延行險以僥倖者、孔明節制之師、何以僥倖爲、）

丞相亮自率軍攻祁山、以馬謖督諸軍、與魏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制、大敗、亮收謖揮涙斬之、撫其遺孤、于是引咎責躬、初謖爲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至是果敗、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爲右將軍行丞相事、亮乃厲兵講武以爲後圖、

（張南軒曰、謖才可用、但制之帷幄則可、以爲將帥則違其才、）

（胡致堂曰、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先主因氷鑑知臥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而失於馬謖、故知人甚難、惟大明賞罰、謖死不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馬謖
此則人之
所難
王業不偏
安
孔明鞠躬
盡力
成敗利鈍
非臣所逆
覩

劉廙著先
刑後禮論

四聰八達
三豫

右將軍亮言于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糧盡引還魏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七年吳王孫權稱帝遷都建業使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留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于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君侍東宮宜遵禮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八年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爲四聰以誕等爲八達以劉放孫資衞臻爲三

公琰託志
忠雅
公琰共贊
王業
亮出師祁
山
畏蜀如虎

司馬用兵
如神
諸葛亮將
畧過人
陳壽妄肆
譏評

李平廢從
梓橦

豫行司徒事○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兵食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蔣琬字）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九年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司馬懿歛軍依險不肯戰賈詡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出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郃中伏弩卒（尹遂昌曰司馬懿用兵如神肰每戰輒敗則亮之將畧果有大過人者而陳壽乃以亮之將畧非所長貶之則妄肆譏評矣）

亮攻祁山命李平以中都護署府事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諭指呼亮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爲而退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于是表其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橦郡因與蔣

李正方腹中有鱗甲

巧詐不如拙誠

木牛流馬

亮屯五丈原

琬書曰孝起（孝起陳震字）前爲吾說李正方（正方李平字）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魏侍中劉曄爲魏主叡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或謂叡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出爲大鴻臚遂以憂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曄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卒以自危惜哉）

十二年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斜谷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大舉伐魏魏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誠爲可憂若西屯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

孔明渭濵屯田

三代之兵若時雨

司馬懿甘受巾幗之辱

司馬懿請戰示武

司馬懿不問戎事

孔明食少事煩

諸葛走仲達

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胡致堂曰孔明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

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辱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情特以示武于衆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亮寢食及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卒於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而還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

八陣圖
天下奇才
諸葛亮薦蔣琬
孔明不食其言
楊儀可謂能權
備風濤而逆廢舟楫
賢愚僉忘其身
用心平而勸戒
孔明識治良才
孔明管蕭亞匹
孔明王者之佐
孔明伊尹之儔

作八陣圖。至是懿按行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病篤。薦蔣琬自代。）（綱目曰。孔明言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今誠不食其言矣。書法。新喪元帥。全師而歸。楊儀可謂能權矣。）費禕使吳。吳王權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後必爲亂。禕曰功以才成。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卒。延反。楊儀斬之。○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及歸成都。謚曰忠武。

陳壽曰。亮爲相國。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朱黼曰。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以興滅繼絕。一時自寓之言耳。

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僅守一蜀而不能大有爲。程子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肰。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命。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矣。

諸葛近王佐之才
武侯有儒者氣象
三國之興蜀爲正
蜀志在興復漢室
孔明天民未粹
古人忠誠仁愛之心
古人招徠懷附之畧
寡欲養心之助
三國人才可與權
孔明可與權
張良近太公材畧

朱子曰。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肰以爲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卽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亦必殲首事者墳墓矣。掇衆而歸。蓋思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吾于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焉。

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孔明肰後可與權。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肰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張南軒曰。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肰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

孔明泣伊尹出處
武侯識其大
武侯伏義履仁
廖立李平泣憤何如聖人以爲難
水鑑無私
以蔣琬爲尚書令
古人以水喻民
東野子之御馬

初廖立以職位游散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曰昔管仲使伯氏無怨聖人以爲難今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哉水平而邪者取法鑑明而醜者忘怒以其無私也）

帝以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由是衆望漸服○十三年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魏主叡欲平北芒王基上疏曰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役勞苦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魏作凌霄

鵲巢凌霄閣
釋之大失其義
廷尉天子之吏
涌石負圖
此石將來符瑞

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魏主好殺王肅諫曰昔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釋之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十四年魏張掖柳谷口水溢涌石負圖狀若龜文又有文曰大討曹詔須天下以爲嘉瑞張臻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魏司空陳群卒群前後數上封事輒

陳群削草

陳群長者

王昶戒子四者顧名思義

君子戒于闕黨

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書、皆歎息焉、（袁子曰、陳群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于是乎長者矣、）

魏詔舉才德兼備者、司馬懿以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好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於身、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魏以陳矯爲司徒、魏主叡問矯曰、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臣乎、矯對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十五年、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魏主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考課七十二條、崔林曰、考課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温公曰、或謂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殊不知唐虞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京房劉邵不得其本也、）

正謗莫如自修

司馬公社稷臣

司馬公朝廷之望

名如画地作餅

常士畏教慕善

劉邵作考課法

考課七十二條

考課存乎其人

京房劉邵之法名同實異

京劉不得

其本
蔣琬心無適莫
鄧艾屯田何如
管寧名行高潔
管寧因事導人于善
曹冏勸封建同姓
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
來敏求共圍棋
對戲了無倦色
董允秉心公亮
董允獻可替否
董允以嚴見憚
費禕以陳祇代允
黃皓畏憚董允
賢者之所難
費禕有愧德

延熙二年。魏主叡殂。太子芳即位。○以蔣琬為大司馬。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主者請推治之。琬曰。吾誠不及前人。無可推。後敏坐事係獄。衆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四年。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尚書郎鄧艾請屯田積穀至壽春。為克吳計。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管寧卒于魏。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肰若不可及。即之熈熈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六年。魏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疎並用。故能保其社稷。今州郡牧守皆兼軍武之任。而宗室子弟王空虛之地。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冏欲以此感悟曹爽。爽不能用。○七年。魏曹爽寇漢中。帝遣費禕救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魏兵距險。不得進。遂引還。○八年。吳丞相陸遜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衆。○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皆卒。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帝甚憚之。宦官黃皓畏允不敢為非。費禕以陳祇代允為侍中。祇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胡致堂曰。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為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費禕有愧德矣。）

孟光諫頒赦

治世以大德

徐邈不受司空

費禕識悟過人

費禕功名畧與琬比

九年大司農孟光于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以姜維爲衞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十一年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威刑皆遥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二年大將軍爽專擅朝政驕奢無度太傅懿奏爽與何晏鄧颺等謀反遂族誅之○爽

輕塵棲弱草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

名士品目

何晏自況

善易者不言易

管輅要言不煩

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斷鼻以守節其家人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乃爾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已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

管輅知鄧何之敗

鬼躁鬼幽

六經聖人糟粕

風流不可禁制

徐邈爲通爲介

徐公不改其常

徐公雅尚自若

前通今介

徐公有常

不須及晏等伏誅管輅之舅謂輅曰汝前何以知鄧何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晏初好老莊與夏侯玄等競爲淸談謂六經爲聖人糟粕士爭效之遂成風流不可禁制○魏光祿大夫徐邈卒或問盧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凉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崔琰用事貴淸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十四年魏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爲大

呂岱十思

呂岱戒諸葛恪十思

呂岱失言

二事皆足一世戒

郭循殺費禕

將軍錄尚書事○吳以諸葛恪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權以太子亮幼議所付託孫峻薦恪可付大事乃召之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恪少有盛名文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嘗以爲戚曰非保家之子也後恪果爲孫峻所殺（虞喜曰恪不善呂岱之十思而卒死于四豎之刃費禕臨敵酣對棊長寧以爲不知臨事而懼而卒爲降人所害二事同體皆足爲世戒也）十五年吳主權殂太子亮卽位◎十六年盜殺大將軍費禕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郞郭循以爲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至是禕與諸將歡飮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

張嶷引岑彭來歙爲戒

三人皆將敗家

德淵岱之益友

費禕裁制姜維

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爲戒禕不從故及○十七年魏大將軍師廢其主芳迎高貴鄉公髦即位○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初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傅嘏嘏不受荀粲問之嘏答曰太初（夏侯玄字）志大而無實才平叔（何晏字）好辯而無誠玄茂（鄧颺字）外要名利內無關鑰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卒如其言○十八年魏司馬師卒詔以弟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十九年吳呂岱薦徐原爲御史原數論岱過或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于何所聞過乎○二十年姜維負其才武每欲興師費禕常裁制不從及禕死

譙周作仇國論

魏主作潛龍詩以自諷

成濟抽戈刺髦

竹林七賢

士大夫皆以爲賢

維得行其志數出兵伐魏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

景耀元年魏封司馬昭爲晉公加九錫○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立瑯琊王休○二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三年魏主髦見威權日去率殿中宿衛以誅司馬昭中護軍賈充遣太子舍人成濟刺髦殞于車下昭乃迎常道鄉公璜即位○五年魏稽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皆以爲

鍾會造稽康

鍾會聞所聞而來

稽康才多識寡

鍾會勸代蜀

滅虢取虞之勢

賢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于司馬昭聞稽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因譖于司馬昭而殺之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卒爲昭所殺

史臣曰山濤竭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阮籍辭曹爽之召郄晉武之婚稽康悟養生之道絕選部之擧阮咸向秀劉伶皆托飲自全獨怪王戎之奸利而顧亦稱放達焉謬矣哉

魏司馬昭欲大擧入寇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曰攻吳最難不如先定巴蜀此滅虢取虞之勢也姜維聞之表請防禦黄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

炎興元年魏以鍾會鄧艾統十餘萬衆趨漢中衞將軍諸

北地王諶哭廟死節

劉寔笑而不答

鄧艾平蜀以乘吳

魏以檻車徵鄧艾

北地王諶有烈丈夫之風

孔明有子有孫

葛瞻及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艾至成都譙周勸帝出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遂降姜維得帝勅命亦降魏封禪爲安樂公初魏之伐蜀也或問劉寔曰鍾會鄧艾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後艾欲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司馬昭使監軍衞瓘喻止艾鍾會內有異志因與瓘密白艾反詔以檻車徵艾會遂謀反會衆兵作亂殺姜維及會追出艾于檻車衞瓘復殺艾

胡致堂曰諶有烈丈夫之風禪有子如此而不能用可謂上媿于父下愧于子矣

余子曰諸葛瞻父子覩死如歸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

王公相去一階
君子愛人以禮
祥獨長揖
今日知君見顧之重

武帝以仁儉爲政
糾斷以青麻
傅玄論士風

魏晉公昭進爵爲王、司空荀顗謂太尉王祥曰、晉王昭尊重、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祥見昭獨長揖、昭曰、今日知君見顧之重也、○吳主休殂、姪皓卽位、○魏晉王昭薨、子炎嗣、炎篡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

右後漢二主共四十三年　右魏五主合四十六年

西晉紀

世祖武皇帝（名炎、司馬懿之孫、昭之子也、仕魏、襲封晉王、滅魏而稱帝、在位二十五年、）

泰始元年、晉主承魏奢刻之後、矯以仁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傅玄論士風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陛下當弘堯舜之化、舉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晉主嘉其言、朕亦不能革、○二年、晉主欲行三年喪、裴秀傅玄等議不行、晉主猶蔬食三年、

（司馬公曰、漢文壞禮、晉武獨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矣、而裴傅不能奬順其美、惜哉、）

晉武賢君
裴傅不能奬順其美
晉徵李密不至
李憙邦之司直
政之大本在于刑賞
四臣同罪

三年、晉主徵犍爲李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陳情固辭、許之、○晉司隸校尉李憙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詔乃誅友而赦濤等、稱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

（溫公曰、政之大本、在于刑賞、晉武赦山濤而褒李憙、刑賞兩失之矣、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而施賤、可謂政乎、）

杜預論考課何如
魏氏京房遺意

太保不在能言之流
太保德掩其言
羊祜綏懷江漢
羊祜得江漢志
羊祜輕裘緩帶
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四年、晉主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于心、不泥于法、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煩、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卽京房遺意、肰失於苛細、莫若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其有優劣狥情者、委監司彈之、事竟不行、○晉太保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王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五年、晉主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鎭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乃懇田八百餘頃、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閤之下、侍衞不過十數人、○錄用故漢名臣子孫、○六年、吳以陸抗

陸抗論時政
六國所以併于秦

陸抗中夜撫枕
陸抗陳時宜十七條
五可五不可

木柹蔽江

都督西陵等諸軍事、抗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併于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内非西楚之强、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飡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隱、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聽、○八年、晉主欲爲太子娶衞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衞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衞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遂納賈氏、○晉詔罷屯田兵、謀伐吳、王濬治水軍、大作舟艦、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以白吳主、請增建平兵以塞其

鐵鎖橫斷江路
羊祜德信懷吳
羊祜陸抗交歡
豈有酖人羊叔子
王衍議論清辯
王衍拂衣
王夷甫盛名
王夷甫敗俗傷化
山公啓事
三徵七辟不就
門人廢蓼莪

衝。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晉羊祜歸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不爲掩襲之計。人人皆悅服。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飮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與以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羊祜從甥王衍議論清辯。祜不肰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肰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十年。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王裒父王儀。司馬昭因東關之敗。怒殺之。其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不就。誦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吳大司馬荆州牧陸抗卒。抗疾病上疏

陸抗請守西陵
西陵建平國蕃表

范粲陽狂不仕
范粲足不履地

羊祜請伐吳
功業因人而成

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也。臣父遜昔在西鄙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初司馬氏廢君曹芳。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仕。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于所寢之車。

咸寧二年。晉羊祜請伐吳曰。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今若引梁益之

杜張贊成其計
羊祜面陳伐吳之計
成吾志者子
平吳之後當勞聖慮
杜武庫
欲言而止者三
衛瓘撫牀曰此座可惜

兵水陸俱下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議者多有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惟杜預張華贊成其計○四年羊祜面陳伐吳之計晋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可不戰而克若更立賢主長江未可窺也華深肰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晋主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晋杜預損益庶政不可勝紀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晋以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會侍宴瓘陽醉跪晋主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晋主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晋主

公眞大醉
晋主焚雉頭裘
羊祜舉杜預自代
襄陽建碑立廟
峴山墮落碑
晋室翹楚
竦踊待旦
臺閣生風
劉淵有文武長才
劉淵深惜陸絳灌

意悟謬曰公眞大醉耶瓘于此不復有言○晋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晋主焚之于殿前勅有獻奇異者罪之○晋鉅平侯羊祜疾篤舉杜預以自代及卒南州民爲之罷市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游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胡致堂曰羊祜其晋室之翹楚者乎

晋清泉侯傅玄卒玄性峻急爲司隷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攝臺閣生風○五年晋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淵幼而儁異博習經史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隋陸無武絳灌無文於是兼學武事齊王攸言于晋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

齊王請除劉淵
外寧必有內憂
釋吳以爲外懼
羊山皆晉良臣
二子之策孰優

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省心

久安晉主不聽後卒爲五胡亂華之首○晉王濬請伐吳許之山濤退而言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算乎

（胡致堂曰羊祜山濤皆晉之良臣也祜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爲外懼二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于孫皓則伐之是也若范文子之見苟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爲晉遠慮姑治內可也夏華亭曰晉是時儲貳驕騃宰執朋邪則帝之創業貽謀皆不足以持久又不係吳之存亡也）

晉詔議省員吏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

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于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

北軍飛渡江
破竹迎刃而解

張悌恐負名賢知顧

賢者之知難遇張悌審于處死張悌烈丈

艦王濬作大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有餘丈數十圍灌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斷絕于是船無所礙濬遂克西陵杜預等帥騎夜渡江襲樂鄉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遂克江陵謂諸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率衆逆戰大敗諸葛靚迎悌遁去悌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狗社稷復何遁耶靚流涕而去悌後爲晉兵所殺

（胡致堂曰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于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之烈丈夫矣）

夫
曠世一事
王渾舉航直指建業
孫皓折賈充
渾濬爭功

王濬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乃自武昌趨建業。吳張悌逆戰。敗之。吳人請降。王渾遣人要濬論事。濬舉航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入石頭。受吳主皓降。

右吳四主合五十九年

詔賜孫皓爵歸命侯。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嘿肰深媿。○王渾以王濬不待己至。先受皓降。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事得解。渾表濬違詔。誣以罪狀。而濬以功大受枉。每見帝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肰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當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但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詔罷州郡兵。陶璜山濤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

范通規諫王濬
藺生所以屈廉頗
杜預安不忘危
杜預勤于講武
詔罷州郡兵何如
陶璜山濤言不宜去武備
晉主貽謀不善
晉主乘羊車
竹葉引帝車

宋濂曰。晉主平吳。遂去武備。厥永寧以後。盜賊不能禽制。馴致大亂。貽謀不善也。

二年。晉主平吳。怠于政事。常乘羊車遊宴。恣其所之。宮人以竹葉插戶。塩汁洒地。以引帝車。○漢魏以來。羗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歷古爲

郭欽徙戎論
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長策
劉毅方帝桓靈晉武不如桓靈
桓靈不聞此言

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雜胡于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吳養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三年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于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帝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此臣固爲勝之○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二人皆富于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澳釜（粭米糖也）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碎之愷怒以爲疾己之寶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

石崇鬪富
薛瑩吳士第一陸喜言吳士有五
薛瑩處身四五之間
劉毅論中正八損

乃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陸喜曰瑩爲吳士第一陸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第二也侃肰體國執政不懼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第四也温恭修愼不爲諂首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瑩之處身本末其在四五之間乎○六年尚書左僕射劉毅卒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行之浸久奸弊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駁論橫于州里嫌隙結于大臣二也優劣

劉寔著崇讓論

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採譽于臺府。納毀于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〇十年。帝爲皇孫遹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潔。命爲之。寔以時俗善進趨而少謙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缺則擇爲人所讓多者用之。〇帝崩。詔以楊駿爲太尉。輔政。太子衷即位。立皇后賈氏。

孝惠皇帝（名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

以楊駿爲太傅錄朝政

王彰不受司馬

張華盡忠帝室

華頠同心輔政

張華博物洽聞

張華不能深明去就之義

王戎與時浮沈

永熙元年。詔以太尉楊駿爲太傅。錄朝政。〇楊駿辟匈奴東郡人王彰爲司馬。彰逃不受。其友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亂。況太傅比昵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以避之。猶恐禍及。奈何應其辟乎。

元康元年。賈后每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楊駿所抑。遂搆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爲庶人。又殺汝南王亮楚王瑋及衞瓘。委張華以朝政。華盡忠帝室。與裴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發明云。張華博物洽聞。爲晉名臣。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惜哉。）

七年。以王戎爲司徒。戎爲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

牙籌會計
賣李鑽核
聖人貴名
敎
將無同
三語掾
王衍善清
談
寧馨兒

名敎内自
有樂地
何晏祖述
老莊天地
萬物以無
爲本
賢者恃以
成德
裴頠著崇
有論

會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肰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笑曰名教内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習俗已成頠論終亦不能救

（胡致堂曰何晏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形下者裴頠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形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

何裴皆不
知理之言
江統徙戎
論
關中帝王
所居

爲官爲私

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夷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關中古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等皆可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丘濬曰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爲中國患者幾二百年嗚呼其可鑒也已）

帝爲人戇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是時天下饑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

魯褒錢神論
孔方

裴頠薦韋忠
韋忠辭疾不起
張茂先華而不實

索靖知亂

銅駝會見汝在荊棘中

由是賈郭恣横、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裴頠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内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永康元年、賈后毒殺故太子遹、趙王倫孫秀等勒兵廢殺后、收張華裴頠石崇等皆殺之、趙王倫簒位、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黨與皆爲卿將、毎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齊王冏起兵討倫殺之、乘輿反正、

貂蟬盈坐
狗尾續貂

鄭方諫五失

五難四不可

大安元年、齊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夷不靜、不以爲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强、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

太伯子臧不專美于前
張翰思蓴鱸
人生貴適志

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成功身退之道。則太伯子臧不專美于前矣。冏不聽。卒以取禍。○張翰因冏橫慮禍及己。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富貴何爲。卽引去。○河間王顒。成都王頴等。起兵討冏殺之。○二年河間王顒成都王頴舉兵反。顒以張方爲都督。頴以陸機爲前鋒。帝自將討頴顒。張方襲敗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長沙王義奉帝及頴兵戰于建春門。機軍大敗。初宦者孟玖有寵于頴。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陸雲固執不可。玖弟超爲小督。縱兵大掠。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超戰沒。疑機殺之。譖于頴曰。機有二心于長沙。孫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頴大怒。使秀將

華亭鶴唳
孫拯不負二陸
佳馬何爲
稽紹朝服登車
稽紹絶命死節

兵收機。機爲牋辭頴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又收陸雲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玖令獄詐爲拯辭。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乃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永興元年。頴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顒表頴爲皇太弟。自爲太宰雍州牧。○東海王越奉帝征頴。帝徵前侍中稽紹詣行在。秦準問紹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衞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及頴拒戰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獨紹朝服登車。以身衞帝。及石超軍至殺紹。血濺帝衣。還宮。左右請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張方復入

劉淵自稱漢王

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京城。廢皇后太子。○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復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遂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漢。卽漢王位。（前漢。後改號趙。）○李雄卽成都王位。國號太成。（雄卒。子班立。其弟期弑班自立。李壽弑期自立。改國號曰漢。傳至李勢。孝宗時。桓溫滅之。）

光熙元年。東海王越起兵討張方。太宰顒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成都王穎奔長安。長史劉輿誅穎。○都督新城公劉弘卒。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每有興發。手書守相。叮嚀款密。人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帝食麪中毒而崩。太弟熾卽位。

孝懷皇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爲皇太弟。在位六年。爲漢將執歸殺之。）

王睿收用江東人望榮循此土之望

以王衍爲司徒

王衍三窟

王衍死于排墻

墻實窟虛

張軌遣將入衞

永嘉元年。以瑯琊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鎭建業。睿以司馬王導爲謀主。導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睿乃使導躬造榮循。二人皆應命而至。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焉。○以王衍爲司徒。衍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後敦殺澄。）

胡致堂曰。王衍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卒不能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實而窟虛也。豈不垂後世之戒哉。

漢王淵寇洛陽。張軌遣將北宮純入衞。破走之。封爲西平公。（前涼。至天錫。爲符堅所滅。）○三年。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漢王淵卽皇帝位。○太傅越入京師。殺尚書何綏。綏曾之孫也。

宴見未聞經國遠圖

何曾日食萬錢

何曾非忠臣

王衍少無宦情

石勒殺王衍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于難。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温公曰。何曾身爲宰相。知君過不以告。而私語于家。非忠臣也。）

四年。漢王淵卒。子聰卽位。○五年。漢石勒寇襄陽。太傅越率兵討之。卒于項。王衍等奉越喪還葬。石勒帥輕騎追之。執衍等問以晉故。衍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使人排墻殺之。○漢劉曜石勒等將兵寇洛陽。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

一代人物安在

王導說睿收英俊江東百六掾

王導江左夷吾

名士遊宴新亭

擧目在江河之異

新亭流涕

楚囚對泣

王導無中原之志

（尹起莘曰。王衍清名蓋世。今爲羯奴所殺。方且俯首乞死不振。一代人物安在哉。）

時海內大亂。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英俊。與之共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刁協卞壺庾亮陶侃等皆與焉。○周顗奔琅琊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周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顗歎曰。風景不殊。擧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胡氏曰。導惟無中原之志。故偏安江左。坐視神州之陸沉也。）

情恕理遣終身不見喜怒之色

青衣行酒

庾珉王儁死節　張寔遣兵詣長安

聞雞起舞

以祖逖爲奮威將軍

前太子洗馬衛玠卒。玠美風神，善清談，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色。

孝愍皇帝（名業，吳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初封秦王，及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爲帝。在位四年，爲漢將執而弒之。）

建興元年，漢主聰宴羣臣于光極殿，使懷帝着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泣，聰惡之，殺儁等，懷帝亦遇害。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即位。○張軌遣兵詣長安，共尊輔秦王。○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乃言于睿，請命將出師以復中原。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

渡江中流擊楫　祖逖誓清中原　祖生先吾著鞭

陶侃運甓　陶侃致力中原　張寔遣兵入援

創基立本異于先代

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琨謂人曰：嘗恐祖生先吾着鞭。○三年，詔進拓跋猗盧爵爲代王。（傳六君，爲秦王堅所滅。其後拓跋珪又起，爲魏王，是爲北朝元魏太祖。）○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漢遣劉曜攻長安，張寔（張寔，張軌子。）乃遣兵入援，且送諸郡貢物。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曜送帝于平陽。

（于寶曰：晉創基異于先代矣。加以風俗淫僻，崇尚失所，學者宗老莊而黜六經，談者貴虛蕩而賤名撿，持身者以放達爲通，仕進者以苟得爲貴，當官者以望空爲高，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

賀循爲世
儒宗
負圖有石
馬攙牛之
象
元帝自爲
封殖
元帝無慷
慨謀國之
誠
劉琨慕容

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安得不亂乎

東晉紀

中宗元皇帝（名睿宣帝曾孫瑯琊王覲之子初爲安東將軍及愍帝遇害乃即位于建康在位十六年）

建武元年瑯琊王即晉王位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乘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擬議皆取決焉

胡致堂曰魏明帝時水湧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攙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愍帝七代元帝乃小吏牛金與夏侯妃通而生不可誣也

張南軒曰元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自爲封殖而無慷慨謀國之誠宜終不能歸侵疆也歟

劉琨（中國）慕容廆（夷狄）遣使勸進（後匹磾殺劉琨）○張寔遣使上表

廆遣使勸
進
劉段歃血
同盟
同盟翼戴
晉室
吾當立功
河朔
此言似之
而實不然
戴邈請篤
道崇儒
戎服執戟
更衣執蓋
辛賓死節
王導升御
座

劉氏曰寔自嗣立一書得璽獻之一書遣兵入援一書遣兵伐漢于是遣使上表皆予其忠也寔可謂世爲忠貞矣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琨遣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大興元年漢主聰出畋命愍帝戎服執戟前導及宴羣臣又使更衣執蓋辛賓抱帝大哭聰殺賓愍帝亦遇害瑯琊王發哀即帝位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辭曰若太陽下同

蒼生何由仰照
漢螽斯堂災
顧和無言
網漏呑舟
溫嶠絶裾
溫嶠固讓散騎侍郎
熊遠疏三失

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漢螽斯百堂災燒殺漢主聰子二十一人（書之所以著漢主劉聰之滅也）○王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呑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導稱善○溫嶠之詣建康也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行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辭不拜詔强之不得已拜受終身以爲恨○漢主聰卒子粲立靳準殺之丞相曜殺準即位改國號曰趙○時詔群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梓宮未還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臣不以仇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選官惟以名望請託三

祖逖經略中原
王與馬共天下
王導任眞推分澹如
王導善處興廢
以王丞爲湘州刺史
雅素佳士
鉛刀豈無一割之用

失也若此失不改求以救亂難矣○二年石勒與曜絶自稱趙王（後趙）○三年祖逖鎭雍丘詔加鎭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河南多叛後趙來歸後與石勒和好不納邊境稍息○時王敦總征討王導專機政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識者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導敦從弟）○帝欲用親舊以鎭方面詔以譙王丞爲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丞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耶時湘土困弊丞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

以戴淵爲征西將軍祖逖意甚怏怏

士雅慷慨忠義士雅自古難得之才士雅未聞道

城狐社鼠

王導求救周顗伯仁以百

能名○四年以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徐兗豫并幽冀六州諸軍事逖以戴淵無遠識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

胡致堂曰祖士雅慷慨忠義亦自古難得之才惜其未聞道也戴淵可與共事協力以圖功可也不可與共事歸納甲符而去可也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

永昌元年王敦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遂舉兵武昌上疏罪狀劉隗刁協帝親帥六軍討之隗與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其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曰伯仁（伯仁周顗字）以百口累卿顗

口累卿周顗申救甚至金印繫肘

王導大義滅親

顗淵皆有高名王導不答除周顗王彬哭周顗王彬直數王敦

不顧及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及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曰茂弘（茂弘王導字）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王導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據石頭帝命刁協劉隗戴淵率衆攻石頭協隗俱敗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爲丞相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公宜除之敦問導導不答敦收顗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

王彬辭氣慷慨
伯仁由我而死
王導負此良友
王導雖免趙郭之誅
爭天下與收天下異光武亦高帝之道
敦表郗鑒爲尚書令

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彬辭氣慷慨聲淚俱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救己之表泣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敦兵陷長沙譙王丞死之

朱黼曰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導不能防於始又不能止於今雖免趙盾郭解之誅矣

帝憂憤成疾崩太子即位

陳永嘉曰爭天下與收天下異漢高帝取非己之城邑故肆意爲之光武亦高帝之道也晉元愛一隅可以自託惟恐用之而併失之故終不能帰侵疆之咫尺也

肅宗皇帝（名紹元帝長子在位三年）

大寧元年帝畏王敦之逼以郗鑒爲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鑒還朝過敦敦謂鑒曰樂彥輔（彥輔樂廣字）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武秋滿寵字）耶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鑒謀討敦○二年敦親任温嶠嶠繆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世儀錢鳳字）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僞辭敦不許嶠恐既去而鳳于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眞（太眞温嶠字）行酒而敢不飲嶠與敦別涕泗横流出閤復入者三後鳳謂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

鑒敦論西朝人士豈勝滿武秋彥輔柔而能正
錢世儀精神滿腹
京尹咽喉之地
温嶠擊錢鳳幘
出閤復入者三

王敦三計

陶侃爲荊州刺史
荊州士女相慶
聖人惜寸陰
陶侃惜分陰
木屑竹頭
陶侃綜理微密

得便爾相讒、嶠至建業、盡以敦逆謀告帝、帝與亮畫討之。○敦疾甚、謂錢鳳曰、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下計也、鳳曰、公之下計、乃上計也、帝率諸軍襲擊、大破之、敦黨悉平、有司乃發敦瘞、出屍焚其衣冠、跽而斬之。○三年、以陶侃都督荊襄諸軍事、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或不解所以、後會雪初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陶侃砥柱中流
陶侃賢于王謝
王導稱疾不朝
王導私送郗鑒
卞壺劾王導
卞壺不苟同時好
卞壺如含瓦石
阮孚求爲廣州刺史

（與養心曰、晉俗清談廢事、而侃能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賢於王導謝安遠矣。）

帝崩、太子卽位、方五歲、太后臨朝、以王導庾亮參輔朝政、

顯宗成皇帝

（名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

咸和元年、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刺史徐州、尚書令卞壺劾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當、當官幹實、不肯苟同時好、阮孚謂曰、卿嘗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丹陽尹阮孚謂所親者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庾亮以南頓王宗（帝從父）與蘇峻善、收宗殺之、帝不知也、久之帝

白頭公何在

卞壺溫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詔徵峻爲大司農

卞壺父子忠孝忠孝萃于一門

庾亮四失

陶侃同赴國難

問亮曰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二年中書令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徵之卞壺溫嶠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不聽乃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峻不應命遂襲陷姑熟詔亮督諸軍討之及峻攻青溪柵卞壺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亮奔潯陽峻率兵入臺城府藏一空

（尹遂昌曰庾亮徵蘇峻有四失焉一自速其反二拒赴難兵三不用孔坦請斷阜陵計四不用陶侃伏兵于丹陽討亮不能灰身以謝天下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何哉）

溫嶠將起兵討峻遣都督王愆期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

溫嶠厲激陶侃

陶侃戎服登舟

溫嶠灑泣登舟

郗鑒流涕誓衆

陶侃大節未盡

桓彝可謂急君

鷹鸇逐鳥雀

俞縱不負桓侯

陶侃欲西歸

不與顧命爲恨必待嶠厲激始戎服登舟兼道而進嶠有衆七千灑泣登舟郗鑒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同趣建康峻聞之逼遷帝于石頭

（發明云侃在晉朝不爲無功獨于君臣大節有所未盡耳）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赴難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迫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陶侃溫嶠軍與峻軍持久不決嶠軍食盡貸于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

騎虎安可中下
司徒令取故節
蘇武節似不如是
建康王者之宅
帝王不以豐儉移都
庾亮泥首謝罪
以庾亮爲豫州刺史

克在和、古之善教也、今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獨返、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乃分米餉嶠、與庾亮等、攻峻殺之、羣臣見帝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遂殺曜、趙亡、○四年、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都會稽、議論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由是不復徙都、○論平蘇峻功、封拜有差、庾亮泥首謝罪、帝手詔慰諭、亮乃求外鎭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五年、太尉侃討郭默、斬之、右將軍郭默殺劉徹、

王導遵養時晦
陶侃將兵討郭默
石勒自比高光人豈不自知
大丈夫礌礌落落
石勒聽讀漢書

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後趙王勒自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七年、趙王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主、對曰、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礌礌落落、如日月皦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

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陶公似魏武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殷浩風流所宗
季野皮裡春秋
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
王導問江東米價
江東米價

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八年。趙王勒卒。太子弘卽位。丞相虎廢弘爲海陽王。自稱居攝趙天王。○張駿遣張淳來上表。○陶侃卒。侃明義善斷。識察纖微。人不能欺。尚書梅陶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愼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九年。加庾亮征西將軍。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鎭武昌。亮辟殷浩爲記室叅軍。浩與褚裒杜乂皆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裡春秋。言其外無藏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太原王述性沈靜。人謂之癡。王導以門地辟之爲掾。旣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座莫不贊美。

不答
王掾不癡
王述折王導
每事安能盡善
張駿遣使請北伐
張氏四世忠晉
王導擧扇自蔽元規塵汚人
李充作學箴以祛其弊

顔含不識時務

述正色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攺容謝之。○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劉友益曰張氏四世忠晉自駿而後鮮克繼者矣軌寔茂駿爲四世）

咸康四年。時庾亮雖居外鎭。而遙執朝權。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擧扇自蔽。徐曰。元規（亮字）塵汚人。○王導以李充爲掾。充以世俗崇尚虛浮。嘗以爲老子棄絕仁義。乃作學箴。以祛其弊曰。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光祿勳顔含以年老致仕。時論百僚宜降禮于王導。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

馮祖思問
佞于我
顔含却筮
性命無勞
蓍龜
王導因事
就功

庾翼薦桓
温
杜殷才名
冠世
此輩宜束
高閣
殷浩擬管
葛
王濛卜江
左興亡

于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常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而卒。○慕容皝卽燕王位。（前燕）○五年。王導薨。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八年。帝崩。琅琊王卽位。

康皇帝（名岳。成帝同母弟也。初封琅琊王。及成帝崩。大臣迎岳立之。在位二年。）

建元元年。初庾翼薦桓温于成帝。曰。温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面之任。必能弘濟時艱。時杜乂殷浩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肰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相謂曰。深源（殷浩字）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

深源當如
蒼生何
庾翼遺殷
浩書
王夷甫立
名非眞
庾翼以滅
胡取蜀爲
己任
庾翼移鎮
襄陽

以殷浩爲
揚州刺史
會稽王昱
遺殷浩書
深源世味
實重
深源以退

殷浩爲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肰乎。浩猶不起。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欲悉衆北伐。移鎮襄陽。詔翼都督征討軍事。及趙兵戰于丹水敗績。○二年。帝崩。太子卽位。時方二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

孝宗穆皇帝（名聃。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永和元年。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軍事。燕王皝卒。子儁立。○二年。以殷浩爲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遺浩書曰。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若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胡致堂曰。深源世味實重。矯情遠引。以退爲進者也。

爲進
桓溫拜表即行
桓溫威名大振
蒲洪人傑
蒲洪遣使來降
褚裒上表伐趙
今日非諸賢所及
蔡謨恐貽朝廷之憂
恢復與兼并異

漢主李勢驕淫、安西將軍桓溫伐之、（李勢據蜀稱漢）拜表卽行、直指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鬭志、漢主出降、溫旣滅漢、威名大振、朝廷憚之、○五年、趙王虎卒、子世嗣、彭城王遵殺之、遵卽位、趙武興公閔言于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鎭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有、遵從之、乃罷洪都督、洪怒、遣使來降秦雍流民推洪爲王、（符堅祖）○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初裒請伐趙、蔡謨曰、濟群生于艱難者、非英雄不能、今日事、殆非諸賢所及、恐貽朝廷之憂、至是果敗、

（尹遂昌曰、恢復與兼并異、晉失中國、褚裒能爲伐趙之舉、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復仇之心、雖敗亦榮也、蔡謨之論、在兼并時則是、在恢復則非也、）

免蔡謨爲庶人
蔡謨前倨後恭
蔡謨不忠不智
桓溫經略中原
桓溫帥衆軍武昌
高崧爲昱草書
殷浩北伐無功

六年、趙武興公閔殺趙王遵、自立、卽皇帝位、國號大魏、（爲燕所滅）○蒲洪自稱秦王、改姓符氏、尋卒、子健立、卽皇帝位、（前秦、）○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帝臨軒遣侍中徵之、謨稱疾篤、使者十餘返、不至、公卿奏謨傲違上命、請送廷尉、謨懼、帥子弟詣闕稽顙待罪、詔免謨爲庶人、

（尹起莘曰、蔡謨前倨後恭、況甫陳疾篤、隨卽詣闕、又何愈之速耶、由前言不忠、由後言不智、皆忽視君下視同列之故耳、）

七年、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溫遂帥衆軍武昌、朝廷大懼、司馬高崧爲會稽王昱草書致溫、溫卽回軍還鎭、○八年、殷浩上疏、請出師許洛、詔許之、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浩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

王羲之以書遺殷浩

所憂重于所喜

罷遣太學生徒

文德帝王利器

殷浩虛名誤國

書空作咄咄怪事

答書竟達空函

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不聽、羲之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憂、指中國單弱、喜、指夷狄相攻、）功未可期、遺黎殲盡、此封內所痛恨歎悼者也、○燕滅魏、燕王儁卽皇帝位、○罷遣大學生徒、（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是遂廢、）

（尹起莘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殷浩虛名誤國、乃以軍興罷遣生徒、謬戾甚矣、）

十年、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上疏數浩之罪、請免爲庶人、自此內外大權、歸于溫矣、浩旣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將以浩爲尙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于徙所、○桓溫伐秦、大敗秦兵

不圖今日復覩官

王猛有大志

捫虱談當世之務

王猛三秦豪傑百姓未知公心江東無卿比

桓溫歎神州陸沉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桓溫謁諸

于藍田、三輔郡縣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迎勞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有大志、及桓溫進軍灞上、猛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欲與猛俱還、猛不就、○十一年、秦王健卒、太子生卽位、○十二年、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桓溫北伐克洛陽、謁諸陵、毀壞者修之、

升平元年、秦王生飮酒無晝夜、乘醉多作殺戮、東海王堅

陵
符堅得王猛一見如舊友
王猛比孔明
如玄德之遇孔明
李公知君猶管鮑
王猛才略不世出
孔明三代遺才
符堅無愧玄德
桓溫憚慕容恪
慕容恪尚在
謝安少有重名

弑之。自立爲秦天王。尚書呂婆樓薦王猛于堅。堅招猛。一見猛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以爲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以猛爲尚書左丞左僕射。李威知王猛之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吳養心曰。孔明三代遺才。猛豈其儔哉。若論信任。則符堅無愧玄德矣。）

四年。燕王儁卒。太子暐立。以慕容恪爲太宰。專錄朝政。時朝廷聞儁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安少有重名。徵辟皆不就。雖爲布衣。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赴溫召溫大喜。深禮重之。○五年。以范

謝安布衣公輔
安石當如蒼生何
范甯居儒術性
王何罪深桀紂
桓溫請遷都洛陽
桓溫議移鐘簴

甯爲豫章太守。甯好儒術。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茂棄典文。幽沈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未改。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害大也。○帝崩。瑯琊王丕卽皇帝位。

哀皇帝（名丕。成帝長子。初封瑯琊王。及穆帝崩。無嗣。大臣迎丕立之。在位四年）

隆和元年。桓溫請遷都洛陽。欲以虛聲威朝廷。不果。又議移洛陽鐘簴。王述折之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簴。溫乃止。

髯參短簿

王掾當作黑頭公

王述不爲虛讓

克讓美事

一舉三善

坦之所見賢于述

興寧元年。以桓溫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溫以王坦之爲長史。以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三人謀之。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與謝玄皆爲溫掾。溫嘗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二年。以王述爲尚書令。述每授職。不爲虛讓。及爲尚書令。其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

（胡致堂曰。讓也者。抑尤滿。推賢才。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王懷祖不事外飾。固賢於匿情求名者。肰不若讓之爲懿也。仲尼美禮讓爲國。詩人刺受爵不讓。肰則坦之所見賢於述也。）

三年。帝崩。琅琊王奕即位。○燕太宰恪攻陷洛陽。將軍沈

沈勁奇士

沈勁神氣自若

沈勁可謂能子

王猛請奏欵燕

桓溫敗于襄邑

桓溫枋頭敗績

桓溫歸罪袁真

勁死之。勁初以父沈充死于逆亂。（充從王敦反。伏誅。）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糧絕無援。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補長安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屢以少擊衆。及燕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溫公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子矣。）

帝奕（哀帝同母弟。初封琅琊王。及哀帝無子。大臣迎奕立之。在位六年。桓溫廢爲海西公。）

太和四年。桓溫伐燕。秦遣鄧羌帥衆救燕。溫戰于枋頭。不利。奔還。燕吳王垂帥騎追。大破溫于襄邑。溫乃歸罪袁真。奏免爲庶人。真遂據壽春叛。降燕。○燕慕容垂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忌之。垂與子弟姪俱奔秦。王猛言於堅曰。慕

猛請除慕容垂　龍虎借以風雲　秦王不除慕容垂　以慕容垂爲冠軍將軍　孫盛作晉春秋　孫盛直書時事　仲尼筆削魯史　孫盛非全身衞道之策　秦遣王猛伐燕　一賢制千里之難

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奈何殺之乃以垂爲冠軍將軍○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諸子共泣于盛請改盛不許遂私改之

（胡致堂曰仲尼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示人其愼重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備道之策哉）

初燕人許割地賂秦晉兵既退燕人不許秦王堅大怒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

（尹起莘曰秦久有謀燕之心而所忌者垂耳今既去其所忌則何憚而不發肰則一賢制千里之難非虛語也）

福德在燕　鄧羗三罪容短收長

五年秦王堅復遣王猛率騎五萬以伐燕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玆將爲秦虜肰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秦王猛伐燕猛遣徐成覘燕軍違期猛將斬之鄧羗請赦其罪猛不許羗怒欲勒兵攻猛猛赦之及戰羗曰若以司隸見與公無憂矣猛亦就許之羗乃與張蚝徐成等馳赴燕陳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

（崔鴻曰鄧羗請部將以撓法狥私也勒兵欲攻猛無上也臨戰預求司隸要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制悍馬以成大功）

燕民各安
其業
今日復見
太原
玄恭古之
遺愛

馮誕問取
臣之道何
先
郝君知幾
爲先
賞丁公而
誅季布
黃泓言燕
必中興
桓溫撫枕
興歎

○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慕容恪字）可謂古之遺愛設太牢以祭之○秦王堅自帥精銳赴鄴燕主暐出降堅遷暐及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與僚屬宴語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名琛）專美本朝郝君（名畧）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肰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暐爲新興侯燕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吳王慕容垂）

太宗簡文皇帝（名昱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及桓溫廢帝奕乃迎昱而立之在位二年）

咸安元年大司馬桓溫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及威名挫于枋頭郗超謂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溫肰之遂入朝廢帝爲東海王立會稽王昱爲帝溫威勢顯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詔進溫丞相留輔政溫固辭還鎮姑孰○二年帝崩太子即位○秦以王猛爲丞相猛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秦國大治○陽平公符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劾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泰字）豈陽平所宜吏乎言于秦王堅堅召

郗超勸溫
爲伊霍之
擧
桓溫雪枋
頭之耻
謝安見溫
遙拜
安石何事
乃爾
王猛治秦

齊宣王以
稷下垂聲
高子伯豈
陽平所宜

史

大司馬温來朝

坦之倒執手板謝安神色不變

郄生入幕之賓

王謝盡忠輔晉室

擾龍馴虎安石德度

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人而國家不治者也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簡文帝太子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妃所弑）

寧康元年大司馬温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之是時都下人情洶洶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温至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甚懼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神色不變從容就席笑語移日郄超嘗爲温謀主安與坦之見温温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郄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王謝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胡致堂曰殷浩聞温至武昌則懼欲避之聞温欲處以尚書令則喜作書謝之其卑鄙與虛名不類若安石之視温意象安閑不爲少攝從容談笑而温氣自阻如擾龍馴虎者安之德度才器乃致然也）

才器

桓冲盡忠王室

朞功不廢絲竹

天下寶當爲天下惜

江南正朔相承

王猛勸勿圖晉

天何奪景略之速

王猛深明華夷之分

謝安舉謝玄

二年大司馬温卒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冲盡忠帝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冲不從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王坦之以書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三年秦王猛寢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景畧猛字）

（發明云王猛臨終數語其深明華夷之分與綱目書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太元元年秦滅凉（張天錫）○二年朝廷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郄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

謝安違衆舉親玄才不負所舉
郗愔忠于王室
郗超出箱書授門生
趙整作酒歌
前危後則
周猛威不屈于前
晉室多忠臣

達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臨海太守郗超卒初郗超黨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悼廢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溫往反密計愔怒曰小子死巳晩矣遂不復哭○三年秦王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爲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秦陷魏興太守吉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于前（孟威周虓字秦執其母遂降常有不遜之語秦待之甚厚）丁彥遠潔巳于後（彥遠丁穆字遠被執秦欲官之固辭不受）吉挹閉口而死何晉室之多忠臣也

爲相務舉大綱
謝安比王導
謝安文雅過王導
二人功業相當
江表偉人
投鞭斷流
伐晉有三難
符融勸勿圖晉
景略一時英傑
景略比武侯
秦王堅大

四年謝安爲相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文雅過之

（劉屏山曰王導當播遷之後輔相四世平王敦之難梟蘇峻之首謝安當粗安之時歷仕三朝從容消桓溫之心談笑折符秦之寇二人功業畧相當也然導簡素寡慾而安於朞功之喪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而安於海西之廢不能扶持人謂過之吾不知其何如也）

七年秦王堅謀入寇權翼曰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當斷之於心爾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三也且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比之諸葛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八年秦王堅大舉入寇詔以謝石謝玄率衆拒之玄問計於謝安安

舉入寇

已別有旨
命駕出遊
山墅
圍棋賭墅
是日便爲
敵手
謝安矯情
鎮物

桓冲以根
本爲憂
桓冲遺兵
入援
安石有廟
堂之量
安石不閑
將略

朱序反間

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至夜乃還（胡致堂曰符堅掃境入寇晉室之勢亦甚殆矣謝安亦且從容應敵不過以軍事任之謝玄與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且者也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邀擊于前此奇也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有所持故耳）

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知其左衽矣○秦符融攻壽陽克之遣尚書朱序（序先爲襄州刺史爲秦所執）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

草木皆兵

晉兵淝水
之捷
風聲鶴唳
風鶴皆師

江東十勝

六朝不能
混一
江東之人

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謝玄遣劉牢之帥兵趣洛澗擊其將梁成大破斬之秦步騎崩潰石等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城望之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秦兵逼淝水而陣玄令少却以決勝負融麾兵使却退不可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晝夜不敢息死者什七八堅中流矢单騎走是時惟慕容垂所將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不聽悉以兵授堅（李舜臣曰自吳而下國於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劉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然終不能混一天下以江東之人知有江東不知有天下也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

不知有天下

慕容垂不殺符堅

謝安攝書置牀

謝安屐齒之折

慕容垂勇略過人

聞風飇有凌霄之志

慕容垂稱燕王

等時也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穢正在茲時奈徘徊于兗豫不能過關踰鄴以圖混一乃運米枋頭以濟符丕之饑率軍關陝以爲符堅之助夫淮淝百萬志欲何爲幸其大敗糧盡力困不奮兵以勦除之乃舉國之大仇付之相忘之賊豈不深可惜哉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了無喜色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不覺屐齒之折○慕容垂請安集北鄙秦王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其心難測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飇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不聽○九年慕容垂至安陽自稱燕王（是爲後燕傳寶盛熙三主爲養子高雲所簒而滅雲又爲馮跋所殺跋自立是爲北燕傳弘翼二主至宋太祖時爲魏所滅）○秦將姚萇自稱後秦王（傳興泓二主至安帝時爲劉裕所滅）○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桓石虔等伐秦河南城堡皆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據黎陽○燕王垂引兵圍秦長樂公丕（丕堅子）于鄴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飼馬丕請救于謝玄玄乃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十年慕容冲即帝位於阿房（是爲西燕）冲攻秦王堅堅出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子丕即位

謝安開拓中原

削松飼馬

劉牢之率衆收鄴

謝玄運米救秦

姚萇殺符堅

垂萇皆秦之能臣

溫公曰論者謂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竊意垂萇皆秦之能臣使堅無失其道烏能爲亂哉

歴年圖曰符堅吞强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五湖之極盛者及一戰敗遂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堅恃其强大易而無備也

太保安蹙以琅琊王道子錄尚書事道子與帝日夕酣歌

桓玄補義興太守

桓玄棄官歸國

事有如賒而實急

爲事、賄賂公行、賞罰謬亂。○燕王垂卽皇帝位于中山。○乞伏國仁自稱秦河二州牧。（是爲西秦、傳乾歸、熾磐、慕末三主、至宋太祖時、爲夏所滅。）○十一年、代王拓跋珪卽魏王位。（後爲元魏。）○西燕左將軍西延殺燕王沖、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慕容永襲段隨破之、衆推永爲王。○後秦王萇入長安、卽皇帝位。○西燕主慕容永擊秦王丕于鄴、殺之、子登卽位。○十三年、呂光卽三河王位。（國號涼、傳紹纂超隆四王、至安帝時、後秦滅之。）○十七年、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朝廷疑而不用。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洒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十八年、後秦王萇

長星勸汝一杯酒

視君一似胡廣

卒。子興卽位。○十九年、秦王登與後秦王興戰于山南。興執登殺之。秦太子崇奔湟中、爲西秦王乾歸所殺。（秦亡。）○燕王垂攻西燕、執永斬之。（西燕亡。）○二十年七月、有長星見。帝心惡之、于華林園擧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二十一年、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卽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王國寶黨附道子。王恭欲誅之。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旣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歲晏何如耳。○燕王垂卒、子寶卽位。

安皇帝

（名德、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年、劉裕縊殺之。）

〔隆安〕二年、慕容德稱燕王。（是爲南燕、傳超一主、劉裕滅之。）○燕王寶卒長

命朝野束髮加帽
魏置五經博士
何物可以益神智
劉牢之拜表輒行
劉裕樗蒲
劉裕參軍事

樂王盛卽皇帝位。○魏王珪卽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三年。魏王珪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尹遂昌曰。晉爲衣冠文物之主。而罷遣生徒。不脩孔廟。拓跋乃能置五經博士。網目書以予魏。蓋美在夷狄。則責在中國也。）

孫恩反。命劉牢之督兵討之。牢之拜表輒行。初彭城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蒲。爲鄕閭所賤。牢之擊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卽引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砍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

車武子言及何事

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恩驅其衆。復逃入海島。○四年。燉煌李暠自稱涼公。（是爲西涼。傳子歆。至宋高祖時。爲北涼主義遜所滅。）○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會稽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胤間我父子。胤懼自殺。○五年。燕王盛卒。子熙卽位。○禿髮利鹿孤稱西河王。（是爲南涼。傳弟傉檀。至宋太祖時。爲魏所滅。）○沮渠蒙遜殺涼王業。自稱涼州牧。（是爲北涼。傳至牧犍。宋太祖時。爲魏所滅。）

元興元年。孫恩赴海死。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劉裕斬之。

登座床陷
劉裕風骨不常
劉裕人傑
劉裕龍行虎步
劉裕起兵討玄
所見惟有劉下邳
無忌笑而不答
劉裕一世之雄
劉裕樗蒲

○桓玄反遷帝于尋陽即帝位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三年劉裕從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知鑑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朕後別議之耳○劉裕與何無忌謀討桓玄劉毅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下邳裕字）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玄懼甚或謂裕等微弱不足慮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裕等帥兵斬玄入建康帥百官表迎乘輿（無忌戰死）

劉穆之振舉朝綱
穆之斟酌時宜
穆之以身範物
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
劉裕治蠱之功
魏主置官準古六卿
劉裕抗表伐南燕
劉裕未見敵而先喜
虜已入吾掌中

諸大處分皆委于劉穆之時紀綱陵替穆之振舉朝綱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風俗頓改百官皆肅然奉職

胡致堂曰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既蠱當爲而不爲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爲不爲以至大壞者爲可惜也

義熙元年南燕王德卒兄子超即位○魏主珪置六謁官準古六卿○三年秦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傳昌定二主至宋太祖爲魏所滅）○五年魏清河王紹弒魏主珪齊王嗣殺紹即位（是爲太宗）○劉裕抗表伐南燕師過峴山燕兵不出裕喜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遂敗燕師拔

劉裕雋功
劉裕無異
桓温
韓範諫坑
南燕
西北無復
來蘇之望
符姚之不
如

君臣之義
不薄于父
子

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發明云劉裕平定南燕誠爲雋功肰抗表即行與桓温伐蜀無異其無君明矣）

劉裕忿廣固久不下欲坑之韓範諫曰晋室南遷中原鼎沸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攺容謝之肰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

（温公曰劉裕坑南燕曾符姚之不如也）

八年秦廣平公弼有寵于秦王興言無不從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等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肰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肰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無賴之徒輻輳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曰

劉穆之才
敏
劉穆之決
斷如流
裕才何如
慕容垂
劉裕才過
人
崔浩料劉
裕
解衣包火
張羅捕虎

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十一年秦王興卒太子泓即帝位○劉裕戒嚴將伐秦以劉穆之爲左僕射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悉皆贍舉○十三年劉裕伐後秦魏主嗣問于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易以成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滅桓玄復晋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

崔浩論人
王猛符堅管仲
司馬德宗之曹操
三秦父老留裕
劉裕決意東還
王沈爭功
猛獸不如群狐
劉裕疑王鎭惡
昌明之後有二帝

留兵守之。適足爲寇盜之資。秦地終爲國家所有。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當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劉裕至潼關。秦兵不戰而潰。泓出降。裕聞劉穆之卒。以根本無托。遂決意東還。乃以次子義眞爲都督。以王鎭惡爲司馬。鎭惡與沈田子皆以伐秦有功。爭功不平。田子言于裕曰。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鎭惡。裕東還。田子討殺鎭惡。義眞與王修執田子斬之。

（胡致堂曰。劉裕眞小人哉。其心不在於有秦。特欲立功於外。以脇服於内。遂簒位之計耳。）

十四年。宋公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密弒帝于東宮。而立琅琊王德文卽位。是爲恭皇帝。○宋公裕進爵爲王。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初封琅琊王。及劉裕廢安帝。乃迎德文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之爲零陵王。遂禪以位。尋弒之。）

劉湛自比管葛

元熙元年。劉湛幼年卽有宰物之志。嘗自比管葛。劉裕以爲長史。決府事。

右東西二晉凡十五帝合一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

宋紀　附北朝魏

高祖武帝（姓劉。名裕。仕晉爲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在位三年崩。○世紀相傳爲漢楚元王交之後。交十六世生靖。靖生翹。翹生裕。裕生而母死。父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裕小字寄奴。嘗行。遇大蛇。擊傷之。後至

徐公得無小過

悲歡事不可同

八者人君之要行

籬隔門庭

（其所見有羣兒擣藥裕問何爲答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裕曰何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叱之卽散不見）

永初元年宋王裕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秘書監徐廣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事固不可同

（胡致堂曰高祖御軍戰伐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獨孝於後母清簡寡欲嚴正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嬪御少不蓄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八者人君之要行也）

二年宋豫章太守謝瞻卒初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宋主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卒○三年宋高祖殂太子義符卽皇帝位

蔡廓不受吏部尚書

蔡廓不欲居通塞之任

崔浩不好老莊

營陽王（名義符高祖太子高祖崩居喪無禮檀道濟廢爲營陽王尋弑之在位一年）

景平元年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告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于木（羨之小字）署紙尾遂不受

（沈約曰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艱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魏主嗣殂太子燾立○魏立天師道場魏光祿大夫崔浩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

崔浩自比張良

崔浩獨師受其術

何爲事此胡神左右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籙眞經至是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受其術

太祖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檀道濟廢營陽王迎而立之在位三十年爲太子劭所弒）

元嘉元年宋徐羨之檀道濟等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義隆纂承大統即位○三年宋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營陽王之罪誅之○宋以謝靈運爲秘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輳四方贈賂相繫琳着高屐披貂裘置通

黑衣宰相

五臣

微子吾無間然

僕射可謂知人

藏耕具以示子孫

呈書佐會稽孔覬曰遂有黑衣宰相冠履失所矣○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爲侍中謝弘微爲黃門侍郎皆宋主所寵任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肰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嘗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肰○初混尚晉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惟有二女弘微爲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布皆有文簿及晉亡公主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開闢有加于舊乃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四年宋主詣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

蕭何之對非雅言

不爲五斗折腰

陶潛賦歸去來辭

五柳先生傳

陶潛不肯仕宋

陶潛爲晉全人

胸中所懷過甲兵

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魏羣臣引蕭何非壯麗無以重威之言請修宮室。魏主曰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不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晉徵士陶潛卒。潛侃之孫也。少有高趣爲彭澤令。吏請束帶見督郵。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潛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至是終。世號靖節先生。

（尹起莘曰陶潛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裕移國遂不出仕。綱目書晉處士卒。明其獨爲晉全人也。）

六年。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浩善占天文。魏主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甲兵。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七年。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遣到彥之出師。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收衆北渡。于是青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虜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雖斂戍北歸。河氷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胡致堂曰王仲德爲副帥。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竟以取敗。非忠臣也。）

宋王有恢復河南之志

王仲德獨有憂色

王仲德知難而不退

道濟唱籌量沙

減竈量沙

八年。魏進攻虎牢。拔之。彥之引兵還。青兗大擾。彥之坐免官。乃以檀道濟伐魏。前後與魏戰多捷。道濟食盡引還。軍士有降魏者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不敢追。道濟全軍而還。

（吳養心曰孫臏之減竈。有餘而示之不足也。道濟之量沙。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謝靈運興兵逃逸
秦帝魯連恥
道濟立功前朝
日光如炬
脫幘投地
壞汝長城萬里
吳子輩不足憚
宋立四學
守宰以六朞爲斷
江左風俗斯爲美

十年宋謝靈運好遊山澤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有司糾之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斬之○十三年宋檀道濟立功前朝朝廷疑畏詔誅之道濟見收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長城萬里魏人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憚○十五年宋立四學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爲四學○宋主勤於爲政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四境晏肰戶口蕃息江左風俗于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稱元嘉焉○十六年宋以衡陽王

元嘉政冠江左
老父直諫遊畋
義季止焉
老父何敢獨受賜
魏之儒風始振
譏漢史不覺此謬

義季都督荊襄等州軍事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季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老夫何敢獨受賜季問其名不告而退○魏伐北涼滅之（沮渠牧犍）涼素號爲多士魏主皆禮而用之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魏崔浩高允修國史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按星傳太白辰星嘗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

天下妙理至多

古弼以弱馬給畋

古弼爲國遠慮

古弼國寶

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更宜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魏游雅數以災異問高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以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乎○二十一年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並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公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于山北獲麋鹿數千

筆公必不與我

筆公可謂社稷臣

魏主盡誅沙門

魏主剛正不惑

備匈奴之策二科

何承天備邊四策

頭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爭果得弼表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古弼頭銳故謂）筆公○二十三年魏主從崔浩言盡誅天下沙門毀佛像塔廟凡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尹遂昌曰自佛入中國未有敢讐之有魏主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

魏人侵宋北邊中丞何承天曰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士講和親之約今魏人侵伐禦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徙新附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抗羣虜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參合勾連以衛其衆四曰計丁課仗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則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

馬鄭王賈不如

刊國史以彰直筆

崔浩刻石國史

高允小心愼密

糧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二十六年魏主使崔浩高允等共譔國記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謂崔浩註易及論語詩書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不如湛標又勸浩用所撰國史以彰直筆浩遂刊石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殺之而夷其族○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事覺謀于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黑子不以實對魏主殺之及浩被收允同領史職太子召允使言國書皆浩所爲且入言允小心愼密請赦其死允入見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魏主怒欲誅之太子曰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崔浩所爲魏主復問之允對曰臣罪

直哉人情所難

高允恐負翟墨子

王玄謨尤好進言

令人有封狼居胥意

治國如治家

宋主登城有憂色

春燕歸巢林木

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歎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遂赦之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宋主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曰觀玄謨所言令人有封狼居胥意遂遣江湛王玄謨伐魏沈慶之諫曰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且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師爲魏所敗魏人欲渡江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二十八年魏人破宋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所過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宋司空何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

僧綽能斷大事
秉燭繞壁

同歸猶羽化
王僧虔甘同兄罪

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請數四、果起視事、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僞傳以㗖之、○二十九年、魏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尚書源賀陸麗勒兵誅愛、奉皇孫濬卽位、是爲高宗、○三十年、宋主欲廢太子劭、先與王僧綽謀之、綽曰、臣謂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割恩、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屛人語、連日累夕、使湛之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旣而謀露、劭乃弑其君義隆而自立、僧綽亦被殺、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吾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亦殺之（發明云、僧綽力請宋主獨斷、而宋主不能從、亦可謂忠于謀國者矣、肰劭旣爲逆、僧綽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不知所謀、而隱忍就職、不死于臨難之初、而死于受職之後、豈不深可惜哉、）江州刺史武陵王駿將軍沈慶之舉兵討劭、宋人立駿、劭及弟濬皆伏誅、

通鑑集要卷之五上終

通鑑集要

林厚德校點

五下

卷五下
起宋武帝
訖隋恭帝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二七函
四架
三號
一三冊

尚之自洗黃閤以尚之爲尚書令

沈公不效句

平生不[illegible]見要人

[illegible]

通鑑集要卷之五下

茸城思白董其昌重校

浙餘姚諸爕理齋編輯

雲間眉公陳繼儒參閱

日本　林厚德校點

世祖孝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起兵誅太子劭。遂卽位。在位十一年。）

孝建元年。初劭以何尚之爲司空。及劭敗。尚之自洗黃閤。（自洗。謂躬親洒掃也。）特宥之。復以爲尚書令。○二年。宋鎭北大將軍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在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

高允眞忠臣

二十七年不徙官

高允拜中書令

四十年未見喜慍之色

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

高允矯矯風節

人令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五年魏以高允爲中書令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魏主謂羣臣曰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上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乃拜允中書令帝重之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前史稱卓子康（卓茂）劉文饒（劉寬）之爲人褊心者或不知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朕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凜栗

高允升階長揖

管仲致慟于鮑叔

顧顗之著定命論

袁顗盛稱高祖儉德

老傖老慳

允獨辭義清辨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愷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顗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顗之嘗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知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宋主機警博洽而奢欲無度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以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宋主好狎侮羣臣皆有稱目呼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傖僕射劉秀之爲老慳

尚書今日能負荷

道成收養豪傑

甲胄生蟣虱

文秀持節不屈

顯祖常有遺世之心

惟憚尚書蔡興宗方嚴不敢戲媟議曹郎王𩑶之曰蔡尚書今日能負荷矣○十一年宋主殂太子業即位殘暴日甚壽寂之弒之迎湘東王彧即位

太宗明皇帝（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誅大臣迎彧立之在位七年）

泰始元年魏主殂顯祖弘即位○三年宋主遣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道成收養豪傑賓客始盛○五年宋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胄生蟣虱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沈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魏主重其不屈拜外部下大夫○七年魏顯祖常有遺世之心乃傳位于太子宏（是爲高宗）自稱太上皇帝○宋主造湘宮寺備極壯麗謂巢尚之曰此

此是我大功德

鵞眼綖環

景文神色不變局竟以勑示客

景文墨啓致謝

景文處死不亂

是我大功德侍郎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宋沈慶之啓聽民私鑄錢千錢不盈三寸謂鵞眼錢綖環錢

泰豫元年宋主慮晏駕皇后臨朝王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勑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圍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以勑示客斂子納奩畢徐曰奉勑見賜以死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宋主殂太子昱即位

發明云景文處死不亂如此若畀以托孤之任豈不愈于道成乃反疑而殺之何耶故綱目書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哀之也

蒼梧王（名昱明帝長子在位五年爲蕭道成所弒）

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智者以囹圄爲福堂

沈攸之不敢捐包胥之節

畫腹中臍

元徽二年。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魏罷門房之誅。○魏顯祖賞罰嚴明。尤重刑罰。或囚係積年。羣臣多諫之。上曰。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耳。

○宋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道成一旦專權。攸之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又遺道成書曰。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宋主驕恣日甚。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骲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無措。乃密與褚淵袁粲謀廢立。遂弒昱而立安成王準。準時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

袁粲父子忠孝

袁景倩民望國華

袁景倩蹈匹夫之節

袁景倩無棟梁之具

書事。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及蒼梧王被弒。蕭道成迎立之。在位三年。復爲道成所弒。）

昇明元年。宋袁粲劉秉謀誅道成。褚淵以其謀告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粲子最以身衛父。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者所殺。

（裴子野曰。袁景倩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權不足以除變。及九鼎既輕。區區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二年。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寬

道成五勝

五勝五敗

石苞方之馮異

晉文當三讓彌高

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沈攸之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縉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擒必矣。○太傅蕭道成以謝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得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爲侍中。○宋封道成爲齊王未幾稱禪即皇帝位（道成廢宋主爲汝陰王尋弒之宋亡）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齊紀　附北朝魏

太祖高帝（姓蕭名道成蕭何三十四世孫深沉有大量博學能文嘗有赤誌如日月狀初仕宋封齊王竟稱禪代宋在位四年）

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何點作齊書

黃金與土同價

褚賁以爵讓其弟

褚賁屏居墓下

建元元年齊主問爲政于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四年齊高帝殂太子即位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齊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賁恥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淵宋臣復仕齊）

官制以小滿爲限

應天以實不以文

子良八友

范鎮盛稱無佛

人生如樹花同發

世祖武帝 名賾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

永明元年齊以宋末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詔自今一以小滿爲限○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二年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子良齊王子少有淸尚傾意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眺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子良篤好釋氏范鎮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鎮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

范鎮著神滅論

刀沒利存

蕭衍有文武才幹

王儉深器蕭衍

江左風流宰相

王儉自比謝安

築長城五利

貴重情同寒素

貴賤雖殊因果何在鎮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有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齊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三年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儉輔道成篡宋）○中書監高閭言于魏高祖曰築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五年魏高允卒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爲人仁恕簡靜雖貴重情同寒素薦舉隨其才行議者

任使何有新舊

移床遠客

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江南多好臣

沈約疑立袁粲傳袁粲宋室忠臣

多以初用間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至是卒年九十八○齊以江斅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于齊王請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惟願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眞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九年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易一主江北無好臣百歲一易主魏主甚慙○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十一年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

麈尾拂蠅

魏主遷都洛陽

竟局不問外事

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拂蠅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齊主殂西昌侯鸞奉太孫昭業立之○魏主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行至洛陽帝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時魏人雖不願内徙而憚于南征遂定遷都之計

（劉友益曰魏主不謀于衆決意遷都而挾之以威此遷洛之後而變故屢形與）

齊西昌侯鸞弑其君昭業廢爲鬱林王迎新安王昭文即位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棊聞變竟局還臥竟不問外事○齊宣城公鸞謀繼大統乃力多引名士與叅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置酒數斛遺其弟

欽此勿預人事
二謝危不預知

虞悰古之遺直

孝緖親而不黨

詔禁胡服胡語
據鞍不忘講道

蔚然太平之風

吏部尚書瀹曰欽此勿預人事（溫公曰二謝兄弟比肩貴近而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齊宣城王鸞廢齊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卽位欲引尚書虞悰參佐命悰力辭慟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也乃止○齊王晏事多專決意望不軌齊王惡之外弟阮孝緖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緖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高宗明帝（名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廢昭文而自立在位五年）

建武元年魏高祖欲變易舊風詔禁士民胡服胡語○二年魏高祖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魏以薛聰爲直閤將軍治書侍御史聰彈

薛聰天爵自高
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

選調專取門品

三卿孰若四科

劾不避强禦魏主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辭不受魏主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榮也○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擧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擧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三年魏主下詔改姓元氏

史臣曰此胡人冒中國姓之始

魏主選調專取門品李冲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魏主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

北方爲臣
李彪不避貴戚
李彪比汲黯

六貴同朝

裴叔業問自安之計
向北不失作河南公

落。時人謂之鴈臣。○魏李彪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齊主殂。太子寶卷卽位。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第三子。在位一年。爲蕭衍所弑。）

永元元年。魏高祖殂。太子恪卽位（是爲世祖。）○齊主在東宮。嬉戲無度。及卽位。數誅大臣。專親信宦官及左右。是時始安王遙光等。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宏策曰。六貴同朝。（六貴。王遙光。徐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祀。劉暄。）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脩武備。聚驍勇。豫州刺史裴叔業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何如。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取橫江。以斷其後。

趙鬼能讀西京賦

步步生蓮花
阿父阿兄

則天下之事。一擧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齊後宮火。齊主乃大起殿庭。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于齊主曰。栢梁旣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王壽等諸殿。以麝塗壁。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百姓因盡號泣道路。○齊主呼潘妃父寶慶爲阿父。梅蟲兒爲阿兄。

和帝（名寶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禪位于梁。尋殂。）

中興元年。齊主數誅大臣。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寶融稱相國。尋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而自立。○齊人弑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

令天下見二義士

何預天下士大夫事置謗木肺石函

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自爲大司馬承制○蕭衍旣廢東昏侯豫州刺史馬仙碑吳興太守袁昂俱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梁紀　附北朝魏

高祖武帝（姓蕭名衍母張氏見菖蒲生花旁人皆不見吞之生衍仕齊封王稱禪代齊在位四十八年）

天監元年齊封蕭衍爲梁公未幾進爵爲王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尋使鄭伯禽弒之王之鎭荆州也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梁置謗木肺石函有橫議投謗木函有功勞才器寃沈莫達者投肺石函○

兩人俱稱賢相

謝朏輕舟詣闕

吉翂乞代父命

吉翂不因父取名

梁置五經博士

冠距鳴將

二年梁僕射范雲卒上以左丞徐勉及右衞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梁主初徵謝朏朏不肯就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梁以爲司徒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皆失望○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奸吏所誣罪當死翂年十五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蔡叔度訊之實非人教上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以純孝舉翂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辭而止○四年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魏有獻雞雛四翅四足者世祖問侍中崔光崔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今雞

氣蒸成菌

皇壽等于山岳

崔光可謂敢言

邢巒言益州有五可圖

翼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也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茹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魏有芝生于太極殿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于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于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聳意維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于山嶽矣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尹氏曰崔光可謂敢言矣

魏王足奔梁足圖彭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曰今益州有五可圖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卽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也資儲旣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也蕭淵藻裘屐少年未洽洽務所任皆少年三也蜀之所恃惟有劒閣今已奪其險四也淵藻是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也魏主不從○梁大有年（梁武初政淸明息兵省役其效如此）○五年梁韋叡在合肥嘗破魏兵及蕭昺呂僧珍遇魏軍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六年梁吏部尚書徐勉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八年梁主遣使求成于魏魏主不肯初魏遣董紹慰勞叛城梁主召見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天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言之魏主不從

梁大有年

蕭娘呂姥

合肥韋虎

今夕止可談風月

徐勉無私

梁主不恥先言

梁主仁人之言

學問多益

五經治世模楷

張公可畏人

平生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

臥虎

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

（胡氏曰、求者何、畀辭也。不肯者何、忍辭也。梁主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此仁人之言也。梁爲民屈、而魏主不從、梁魏之仁不仁分矣。）

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太覺、塵蔽俱開。肰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不聽。○梁張稷曾殺東昏侯、以功大賞輕、怨望。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無名稱、至于陛下、不爲無勳。東昏侯暴虐、義師往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持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以爲青州刺史。○十一年、魏以高肇爲司徒。左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許。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十二年、魏李崇守壽春、治中裴絢叛、降于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絢曰、吾何面目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沉深寛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披靡。鄰敵謂之臥虎。○十四年、魏主殂、太子詡即位、是爲肅宗。胡太后臨朝。○九月、梁淮堰壞。先是夏四月、梁淮堰成、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寛緩、庶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至是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

文錦不得爲人獸形

梁武以其所不變及其所發

崔亮作停年格黎元之命係長吏

魏選舉失人自亮始

帝王代天理物

帝王莫急于求賢才

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十六年梁詔文錦不得爲人獸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梁詔宗廟以麪爲犧牲

（朱黼曰梁武殺六貴灌壽陽潰決淮民數十萬盡葬魚腹是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十八年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係于長吏若惟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選舉失人自亮始

（胡致堂曰帝王代天理物莫急于求賢才而任使之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于是英雄散逸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

大通元年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

景伯不念舊惡

對榻共食

叩頭乞還

以孝聞

崔母知教化之原

慶和欲降公

僧智讓夔

民劉簡虎嘗無禮于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賢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胡致堂曰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原不係辭令而在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革心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爲人上而觀之亦可省已而修德矣）

梁將湛僧智圍魏元慶和于廣陵夏侯夔引兵助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令往必乖

侯夔受降

僧智忠直無私

僧智可謂君子

梁主捨身同泰寺

佛行有五要

達摩者亦不取

劉貴屢薦高歡

其意且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溫公曰僧智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時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所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直無私可謂君子矣）

梁主捨身于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朱子曰佛行有五要捨其一也梁武享有富貴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捨乎不惟君子非之爲佛之道如達摩者亦不取也）

魏太后自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封疆日蹙是時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强盛劉貴等皆歸之貴薦高歡于榮榮廐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

御惡人由是

魏主手刺爾朱榮

爾朱兆委歡統并州鎭兵

高歡宣言委統州鎭兵

高公雄才

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其言自是每參軍謀○魏鄭儼等陰與太后謀弒魏主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爾朱榮迎立長樂王子攸即位（是爲敬宗）沉太后及釗于河遂入洛陽○二年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遥制朝政魏主圖榮殺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推長廣王曄即位（是爲玄宗）兆執魏主殺之○魏初葛榮部衆流入并州者爲契胡陵暴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于高歡歡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鎭兵可集汾東受號令長史慕容紹宗諫曰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

盖世借蛟龍以雲雨

元忠下車獨酌　元忠長歌慷慨

宇文泰乃心王室

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三年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主曄立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魏李元忠爲趙郡太守聞爾朱兆弑敬宗棄官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歡歡未卽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謀合殷冀二州則滄瀛幽定自服歡謝之○四年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兆自殺盡滅爾朱氏之黨遂幽節閔帝更立晉陽王修（是爲孝武帝）自爲大丞相○六年魏丞相歡舉兵反中軍將軍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宜往就之魏主遂入長安以

盧柔三策

蘇綽王佐才　蘇綽陳爲治要

泰爲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上策也北阻魯陽并楚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魏丞相歡至洛陽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遷都鄴（是爲孝静帝）世號東魏始此○魏主修與丞相泰有隙遇酖殂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立之（是爲文帝）

大同元年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有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因召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

蘇綽眞奇士

程式朱出墨入

梁世賢相稱范徐

山中宰相弘景詩諷朝士

高歡破膽種柳旌武功

東魏改停

整衣危坐不覺達曙詰朝謂惠達蘇綽眞奇士也遂拜左丞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梁侍中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東魏封高洋爲太原公子（歡次）○二年梁處士陶弘景卒弘景博學好養生之術梁主屢招之竟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咨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三年東魏高歡侵魏宇文泰以寡勝高歡之衆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可獲泰不聽乃令軍士于渭南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東魏改停年格

年格

蘇綽爲六條詔書宇文泰欲革時政蘇綽贊成其事

鄴中四貴

高澄爲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七年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宇文泰欲革時政爲强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屯田又爲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嘗置諸座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六條者不得居官○十年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政鄴中謂之四貴權勢熏灼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禀于澄○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自宋晉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書日旰不休爲俗所嗤質慤無文以

何敬容以綱維爲己任
江南亦將爲戎
敬容不忠
賀拔勝眞大勇
賀琛啓陳四事
吹毛求疵
梁主授勅書

綱維爲己任至是復爲太子詹事太子嘗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

（胡氏曰武帝奉佛法而不諫止心非老莊之言而不面諫敬容于是乎不忠矣）

魏都督瑯琊公賀拔勝卒宇文泰嘗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惟賀拔公臨陣如平時眞大勇所爲也○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曰小民流移二曰風俗侈靡三曰奏事詭競惟務吹毛求疵四曰省事息費梁主怒口授勅書責之琛但謝過不敢復言○魏以韋孝寬爲并州刺史守玉壁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

孝寬關西男子
慈父嚴子
舉聲不覺匕落于手
文武樂爲之用
高歡遺慕容紹宗于

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歡智勇俱困乃解圍去○魏度支尚書蘇綽卒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宇文泰推心任之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如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及歸葬武功泰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匕落于手

太清元年東魏大丞相渤海王高歡卒歡性深密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由是文武樂爲之用歡臨終謂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嘗有跋扈之志我死堪敵之者惟慕容紹宗我故不

其子

侯景請舉十三州內附

得景則塞北可清

宇內混一之兆

國家如金甌

亂階在此

一夢決國家大事

貴之遺以留汝。○東魏定州刺史侯景以河南降魏。又表請舉十三州內附于梁。梁主召羣臣議。僕射謝舉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梁主曰。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守牧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降。詎是事宜。异揣知帝意。勸帝納之。上乃定議納景。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周弘正善占候。聞之曰。亂階在此矣。

（胡氏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諂以成之。悲夫。）

杜弼作檄移梁

亡猿失火

蕭介料侯景

侯景荷高歡卵翼之遇

東魏求成于梁

高澄何事須和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曰。侯景自生猜忌。遠託關隴依憑奸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二年。梁侯景與東魏戰敗。自求貶削。梁主未忍移易。卽以景爲南豫州牧。蕭介上表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東魏將軍高澄復求通好。朱异等以和爲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

梁主神色不變

蕭公天威難犯

王綸上雞子數百枚

荷荷

張嵊以身許國

張嵊有死無貳

令侯景自疑啚禍亂耳梁主從异言景果爲反計○三年侯景攻臺城陷之梁主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見梁主于太極東堂神色不變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嘗跨鞍對陣矢刃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也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王綸因上鷄子數百枚時憂憤成疾口苦求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太子綱即位○東魏高澄爲蘭京所殺太原公洋討賊斬之○侯景使子鑒寇吳興吳興太守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迎降嵊歎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欲存其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

一門已在鬼錄

張嵊無負于書

一軍猶賢于己

（胡氏曰張嵊以書生守土而以不能匡復朝廷爲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于生則不能也嵊可謂無負乎書矣）

梁陳霸先起兵討侯景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乃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太宗簡文帝（名綱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弒）

大寶元年東魏高洋自爲丞相封齊王未幾稱皇帝廢東魏主爲中山王東魏建國一十七年而齊代之（洋爲顯祖）○魏

魏民爲府兵

府兵庶幾古制

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霸先起兵討侯景

長鯨短狐

太平玉燭

王偉作檄文甚佳

湘東一目

湘東王誅王偉

蕭繹喜怒皆爲己私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

辛術最爲折衷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立蕭詧爲梁王。詧入朝于魏。○魏丞相泰始籍民有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糒。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唐府兵本此。）

劉友益曰。三代而下。寓兵于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

二年。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齊以梁湘東王繹爲梁相國。承制。○侯景廢梁主綱而立豫章王棟。尋弒綱。廢棟。自稱漢帝。○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世祖孝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簡文被弒。乃卽位於江陵。在位三年。會西魏入寇。帝出降。尋被弒。）

承聖元年。梁湘東王繹遣陳霸先王僧辯等。擊侯景。斬之。僧辯等。請繹卽帝位。繹答曰。淮海長鯨。（喻侯景。）雖云授首。襄陽短狐。（喻岳陽王詧。時詧謀亂。）詧未全革面。太平玉燭。（泰階六星平。則治。四時調曰玉燭。）爾乃議之。未幾竟卽位于江陵。○湘東王誅王偉等于市。初偉於獄中上詩。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于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目之語。乃怒誅之。

胡氏曰。侯景叛亂。爲之畫謀者。皆王偉也。乃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一言斬己之故。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爲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自魏遷都。銓選互有得失。辛術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考之前後。最爲折衷。○四年。魏作九命九秩之典。（後世以九敘品始此。）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魏太師廢魏主欽。立其弟齊王廓。（是爲恭帝。）○齊主高洋使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

魏收穢史

于謹料繹二策

戎服講老子

宗黃何罪

焚圖書十四萬卷

讀書萬卷有今日

時謂之魏收穢史。○魏遣于謹宇文護等伐梁。長孫儉謂謹曰。爲繹計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于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退必出下策。○梁主好談玄。聞魏兵至。尚講老子于龍光殿。百官戎服以聽。及攻城急。朱買臣進曰。惟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梁主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買臣以二人勸梁主都湘門。不都建康。故請誅之。）○魏人百道攻城。反者開四門納魏師。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日盡矣。或問梁主何意焚書。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遂出降。○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大子元良等。○魏徙梁王詧使稱皇帝于江陵。屯重兵守之。是之爲後梁。（梁昭明太子之子。附）

蘇綽依周禮定六官設施皆倣三代

下魏

敬帝　名方智。元帝第九子。在位三年。禪于陳。尋遇弒

紹泰元年。梁晉安王方智卽梁王位。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王僧辨奉淵明歸建康。以方智爲皇太子。陳霸先舉兵襲僧辨。執而殺之。廢淵明復立方智。稱藩于齊。○魏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等依周禮更定六官。泰能駕馭英雄。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設施。皆倣三代爲之。泰卒。子覺嗣。魏封爲周公。○魏恭帝禪位于周公覺。西魏建國二十四年而亡。

右魏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而分爲東西魏云。

陳紀　附北朝周齊

玉碎无全

江左五朝莫能及

韋負賜號逍遙公

韋負十徵不屈

高祖武帝（姓陳名霸先漢陳寔之後仕梁封陳王竟代梁在位三年）

周冢宰護弒其君覺而立寧都公毓（是爲世宗）○梁陳公霸先進爵爲王稱皇帝廢梁主爲江陵王尋弒之

右梁四主合五十四年

永定元年陳主殂兄子臨川王蒨卽位○齊主洋滅元氏之族殆盡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胡致堂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莫能及後爲高洋所滅何由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

三年周主賜處士韋夐號逍遙公夐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

王晞辭侍郎

王晞思之爛熟

王晞力辭要官

王晞遷怒其子

厚號曰逍遙公○齊顯祖殂太子殷卽位

世祖文帝（名蒨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無嗣乃入承大統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周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是爲武帝）○齊太后廢齊主爲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爲肅宗）○齊主演以王晞爲侍郎固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顚覆但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猖蹶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胡致堂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顚難保爲戒其心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而遷怒其子耳不亦忮乎

二年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是爲世祖）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三年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江州刺史周廸通謀拒

陳王應使人讀漢書

王命論識所歸

孔奐古之遺直

王命虞寄嘗從容諷以順逆寳應不聽輒引他語以亂之使人讀漢書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論識所歸乎○後梁主詧殂太子巋即位○六年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位（是爲齊後主）

太康元年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頊時孔奐力爭之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温公曰孔奐于世祖既沒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王晞辭侍郎

王晞思之爛熟

王晞力辭要官

王晞遷怒其子

厚號曰逍遙公○齊顯祖殂太子殷即位

世祖文帝（名蒨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無嗣乃入承大統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周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是爲武帝）○齊太后廢齊主爲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爲肅宗）○齊主演以王晞爲侍郎固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但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猖蹶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胡致堂曰王晞力辭要官而以易顛難保爲戒其心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而遷怒其子耳不亦忮乎）

二年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是爲世祖）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三年陳閩州刺史陳寳應與江州刺史周廸通謀拒

陳王應使人讀漢書

王命論識所歸

孔奐古之遺直

王命。虞寄嘗從容諷以順逆。寶應不聽。輒引他語以亂之。使人讀漢書。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肰起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論。識所歸乎。○後梁主詧殂。太子巋卽位。○

六年。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卽位。（是爲齊後主。）

太康元年。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欲傳位弟頊。時孔奐力爭之。曰。皇大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于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温公曰。孔奐于世祖既沒。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樂運所言忠直

衣冠宰相

用經不如用轡

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或不肰悔無及矣。周主乃以樂運爲右宮正。嘗問樂運曰。太子何如人。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齊張雕以經授齊後主。因與寵胡何洪珍相結。洪珍薦雕爲侍中。大見委任。雕欲立效以報恩。議論抑揚。無所回避。貴幸側目。陰謀陷之。左丞封孝琰。侍中崔季舒。皆祖珽所厚。嘗謂珽爲衣冠宰相。近習惡之。會齊主將如晉陽。雕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韓長鸞言于齊主曰。諸連名者。未必不反。齊主遂斬雕等六人。

（胡致堂曰。雕侍讀齊後主。而義兼師友。乃結交嬖人。欲行其志。是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也。忘詭遇之賤。冀十

周武帝詔行三年喪 晉武魏文周武三君

三教以儒道爲先

無愁天子

韋孝寬陳三策

（僉之獲志不得就用殯厥軀未哉雕之爲儒矣）

六年周太后殂周主詔行三年喪

（胡致堂曰自漢文短喪後能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武帝三君肰晉武禮不備魏孝文禮備矣而服非所服周武帝衰麻苫塊最爲賢行肰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興師伐隣皆禮所不得爲者由不學故也）

初周主定三教以儒道爲先至是遂廢道佛教毀淫祠○七年齊後主言語澁吶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寵任宦官參預機權著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兵共爲犄角二言國家若未卽大舉宜廣隣屯田預爲貯積三言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宜崇隣好申盟約○陳監豫州陳桃根表

詔焚文錦于雲龍門外

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

周高祖急近利而昧遠圖

公眼如曙星

周高祖善處勝

齊王目光如炬

齊王憲擲笏于地

上織成羅文錦被詔焚文錦于雲龍門外○穆提婆西奔周軍周主以提婆爲柱國

（胡氏曰穆提婆齊之亡臣也周高祖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之急近利而昧遠啚也）

周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周武帝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九年周伐齊遂滅之（北齊五主合二十七年）○周武帝毀其宮殿之壯麗者復省後宮妃嬪之數

（温公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則益儉也）

十年周武帝殂太子贇卽位（是爲宣帝）○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乃使于智誣以反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旣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贇縊殺之○十一年周宣帝荒淫于是樂運輿櫬

樂運輿櫬陳八失

天時人事何如

詣朝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斷不叅宰輔一也采女實宮不許嫁娶二也數日不出奏付宦者三也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遽窮奢麗五也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六也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七也玄象垂戒不能修布德政八也若不革玆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內史中大夫元巖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賜御食而罷之○周宣帝傳位于太子闡（是爲靜帝）闡自稱天元皇帝○十二年天元昏暴滋甚后父隋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堅不自安會天元殂堅自爲相國總百揆進爵于王堅召公卿謂曰欲富貴者宜相隨堅夜召太史庾秀才問曰天時人事

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竇女自投堂下

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

書生不足與議此

蘇威屛居山寺

隋以蘇威爲納言

何如秀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十三年周主禪位于隋（周亡周五主合二十六年）堅稱皇帝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隋立世子勇爲太子諸子皆爲王隋主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于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戮死而德林品位遂不復進矣○隋徵蘇威爲太子少保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宇文護强以女妻之威見護權勢恐禍及己屛居山寺至是徵拜少保○隋以蘇威爲納言隋主嘗怒欲殺一

南山四皓豈易屈
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隋主以孝經賜鄭繹

爲國之本莫此爲先

人威入諫納之嘗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于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比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曰惟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肰之○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爲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陳主殂太子叔寶卽位

長城公（名叔寶高宗長子史曰後主在位七年爲隋所滅）

至德元年隋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民聚書僅盈萬卷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

聖帝勞于求賢

柳彧眞上國之寶
文翰並宜實錄

月露風雲

構無用以爲用

獻書一卷賚縑一疋○梁主殂太子琮嗣○二年隋侍御史柳彧見隋主勤于聽受百官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肰皆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有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眞上國之寶也○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故其文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爲用也詔以李諤所奏頒示天下○陳主于光昭殿前起臨

陳起三閣
女學士
狎客
玉樹後庭花
隋置義倉

隋主一節得體

臨平湖草自開
隋主問取陳之策
高熲取陳之策

春結綺望仙三閣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三年隋初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歲家出粟麥貧富無差儲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隋主以新得國獨于叛人不納此一節可爲得體）○隋徵梁主琮入朝廢梁國（後梁亡三主合三十三年）

禎明元年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肰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爲奴以厭之○初隋主問取陳之策于高熲熲曰江北晚收江南早熟量彼收穫聲言掩襲彼必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且時縱火焚其積聚再三若此財力自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二年隋遣晋王廣韓擒虎賀若弼等伐陳高熲問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彼以江總爲相惟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高熲欣肰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肰○陳主聞隋兵至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遂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未幾賀若弼韓擒虎進軍獲陳主送長安陳亡

薛道衡言陳可取四事

得言令人豁然
王氣在此
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

高熲斬張麗華我必有以報高公平陳惟獲此人

賀弼爭功

右陳五主合二十二年

隋滅陳晉王廣欲得張麗華（陳后妃）高熲斬之廣恨之曰我必有以報高公○陳許善心使隋而爲隋所留陳滅善心衰服號泣東向坐三日隋主曰我平陳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以爲散騎常侍

隋紀（自東晉以來天下分裂至是始混爲一）

高祖文皇帝（名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華陰人也相傳爲東漢太尉震之後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爵堅生而有異宅旁有尼寺一尼抱歸自鞠之一日尼出付其母自抱角出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見之曰驚我兒致令晩得天下及長女爲周宣帝后周靜帝立堅以太后父秉政遂移周祚卽位平陳在位二十四年爲太子廣所弑）

開皇九年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若弼曰臣在蔣山破其銳卒擒其騎將震其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指金陵擒陳叔寶若弼夕至臣啓關納之上曰二將俱爲上勳于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熲爵齊公（弼後見殺）○龎晃等短齊公高熲帝怒皆黜之因謂熲曰高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肰益明○陳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詔爲上儀同三司○詔除毀兵仗（秦書銷兵器讖私也于隋復書秦隋一轍矣）○羣臣請封禪不許（用平陳國而不許封禪此亦盛德之事書予之也）○詔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等定雅樂妥自耻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令各造樂器又恐樂成善惡易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

二將俱爲上勳高公猶鏡

老父委質于公江東王氣盡于此

秦隋一轍

隋文盛德之事

隋詔定雅樂

黃鍾象人君之德

和雅與我心會
以辛公義爲岷州刺史
辛公義不返閤
小事何忍勞使君
蘇威五敎
楊素殘忍

之德及奏黃鐘之宮上曰洎洎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鐘一宮不暇餘律上從之○以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凡訟事決遣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返閤或諫之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十年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踈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遠近作亂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耶（吳語謂我爲儂）詔越公楊素討之乃定○楊素爲將臨敵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人流血盈前談笑自若及其對陣前令一百人或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

楊素稱爲名將
草滿張羅
管內無五品之家
文帝因饑自咎
才藝風調優于高熲
宰相識度不如熲
天下不久盡
萬寶常焚書

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志故戰無不勝稱爲名將○十一年以劉曠爲莒州刺史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示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十二年蘇威以開府就第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問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十三年關中饑帝深自咎責帥民就食于洛陽○以楊素爲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楊素才藝風調優于高熲至推誠體國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十四年行新樂樂工萬寶常聞新樂泫肰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且死悉取其書焚之曰用此何爲○齊州刺史盧賁有罪

此輩皆反覆子

蘇威蒙殊常之顧

王劭撰感應志

焚貢綾文布于朝堂

楊素爲吾結怨

除名太子爲言責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徴劉昉鄭譯等則我不至此朕此輩皆反覆子也當周宣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似爲難信責遂廢卒于家（胡致堂曰隋文方啚集大利則以爭先相附者爲能及所欲既得則以潔身顧義者爲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也而鄭貢廢死劉昉極刑可謂反覆之深戒矣）

上好機祥小數故散騎侍郎王劭曲加誣飾撰皇隋感應志三十卷奏之上喜優奬〇焚貢綾文布于朝堂（相州所貢也）〇十五年仁壽宮成上見其壯麗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及皇后至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〇以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

世康常有止足之志

一錢而死

帝聞爲停此法

何稠著信蠻夷

古名將未能過

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鎭荊州〇勑盜邊糧升以上皆斬（譏峻法也）〇十六年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爲我奏至尊吾更來而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〇欽州刺史甯猛力請隨稠入朝以其疾篤遣還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至是其子長眞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于此〇十八年南寧夷爨翫反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熲元旻等皆曰萬歲雄畧過人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

賀若弼三大猛

高孝基知人

高孝基奇房杜異日必爲偉器如晦有應變之才

王伽縱囚來歸

也竟除其名○二十年賀若弼得罪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大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托之○以王伽爲雍令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人縱之約日至京師如期而至無一離叛者上俱赦之乃擢伽爲雍令

元壽二年柳述尚簡陵公主恃寵使氣帝問韋起雲以外間不便事時述在側因指述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

雲起之言藥石

楊韓史優劣何如

王通獻太平十二策

讀書談道以自樂

絕囮去媒

王通隱君子

要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太子嘗問賀若弼曰楊韓史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鬭將非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廣曰大將誰也弼拜曰惟陛下所擇肰弼意自謂也○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通弟子問息謗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發明云隋文以刑法治天下廢太子黜儒道而王通以儒術說之宜其不顧也先儒謂王通爲隱君子使其教

王通鼓瑟齊門

獨孤誤我

五子眞兄弟

得一遺二

授河汾以沒何不可之有而必欲鼓瑟齊門豈席珍待聘之君子哉

四年帝寢疾太子豫擬帝不諱後事爲書問僕射楊素得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且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知之怒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召故太子勇太子廣遂弑帝而自立殺故太子勇流栁述元巖于嶺南〇初高祖嘗謂侍臣曰前代天子溺于嬖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妃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耶使之分據大鎭及其晩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終

（溫公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隋高祖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分封大鎭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産至親不無傾奪考辛伯之言得其一而遺其三乎）

剪綵爲花作淸夜曲幸江都

黃鶴拔毛投地時人咸以爲瑞

徙楊素爲楚公

煬皇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初封晋王未幾殺兄弑父而自立在位十三年巡狩楊州爲宇文化及所弑）

大業元年營顯仁宮築西苑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月夜縱宮女遊幸作淸夜遊曲于馬上奏之〇帝幸江都〇二年新作輿衛儀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咸以爲瑞

（史臣曰鶴一禽之微耳猶知愛其子護其巢煬亦人也忍于弑父殺兄烝宣華而奸其國又何有于子姓及其臣民乎）

越公楊素卒楊素雖有大功時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爲楚公意楚與隋

省官不如省事
北巡賦詩
裴矩經略西域

同分欲以壓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與薛道衡張衡首建奪宗之謀後預寢殿之弑）○置洛口倉（聚粟于此）築倉城周圍二十餘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倉于洛陽倉城周圍四十里穿三百窖○三年詔頒新律（牛弘所造）○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問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州惟置紀綱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車駕北巡突厥可汗來迎上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西域諸國多至張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誘訪諸商以其國山川風

裴矩撰西域圖記
慕秦皇漢武之功
道衡上高祖頌
道衡魚藻之義
陳百戲于端門
繒帛纏樹

俗撰西域圖記奏之帝於是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往來靡費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也○四年殺司隷大夫薛道衡道衡以文學有盛名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詩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令煬謂薛道衡之頌高祖是亦思武王之義）會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六年帝以諸番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于端門執麻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諸番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珍貨充積胡客過酒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帝稱裴矩

裴矩大識朕意

裴矩奉國盡心

悔吝不及者一人

牛里仁可謂大雅君子

裴矩請征高麗

王薄自稱知世郎

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文安侯牛弘卒弘寛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

（史臣曰牛里仁采百家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綢繆省闥三十餘年險夷不渝終始無間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朕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徵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請征高麗從之○下詔征高麗勅于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死者十三四又發民大運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死者相枕天下騷動于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薄作亂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竇建德起兵漳南人爭赴之○八年車駕渡遼高麗諸城堅守不下九軍敗於薩水而還初以九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資儲器械失亡殆盡○殺張衡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訕謗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衡始也爲廣畫奪宗之謀以功爲左庶子既而親行寢殿之弑以功爲御史大夫故臨死之言云然）○九年李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畧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上親侍帝忌之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玄感楊素子）等曰汝等不及也至是玄感反于黎陽以密爲謀主引兵向洛陽帝遣宇文述屈突通討之玄感兵敗

無向遼東作浪死歌

我爲人作何等事

乘黃牛讀漢書